

新式標點

晏子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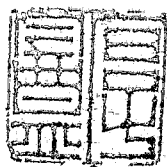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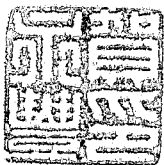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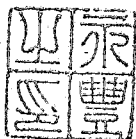
上海大丁署



行發經總業一掃

1801

3031



原序

晏子八篇，見藝文志，後人以篇爲卷，又合雜上下二篇爲一，則爲七卷，見

七略

史記正義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

及隋唐志宋時析爲十四卷

玉海四作二疑誤

見崇文總目，實是劉向

校本，非僞書也，其書與周秦漢人所述不同者，問下景公問晏子轉附朝舞，管

子作桓公問管子，昭公問莫，三人而迷，韓非作哀公諫上，景公遊於麥邱，韓詩

外傳新序俱作桓公，問上景公問晏子，治國所患，患社鼠，韓非說苑俱作桓公

問管仲，問下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家語作問於孔子，此如春秋三傳，傳聞

異辭，若是僞書，必采錄諸家，何得有異？唐朱已來，傳注家多引晏子問上云：

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藝文類聚作出則賣重寒熱，入則

矯謁奴利，一作出則賣寒熱，入則比周。雜下繁組馳之，文選注作擊驛而馳，韓

非作頰且諫。下接一搏獠而再搏乳虎，後漢書註作持楯而再搏猛虎。問上仲尼居處惰倦，意林作居陋巷。諫上天之降殃，固於富疆，爲善不用，出政不行，太平御覽作當疆爲善。此諫讀字爲當，又諫讀其苟。此皆唐宋人傳寫之誤，若是僞書，必采錄傳注，何得有異？且晏子文與經史不同者數事，詩載驂載駟，君子所屆，箋訓屆爲極。諫上則作誠以箴，駕入非制，則當以誠慎之義爲長，諫上景公游於公阜，言古而無死，及據與我和日暮，四面望睹慧星云：「夫子一日而三責我。」雜下又云：昔者吾與夫子游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是爲一時之事，左傳則以古而無死，據與我和之言，在魯昭二十年，其齊有彗星降，在魯昭二十六年者，蓋緣陳氏有施之事，追遡災祥及之耳，此事本不見春秋經，然則彗星見，實在昭二十年，齊景之二十六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在魯昭之二十六年，齊景之三十二年，非也。問下越石父反裘負薪，息於塗側，曰：「吾爲人臣，僕於中牟，

見使將歸。『呂氏春秋及新序則云』齊人累之，『亦言以負累作僕，實非摟罪。史記則誤云越石父在繲絁中，又非也。他若引詩武王豈不仕，任作事。引左傳蘊利生孽，蘊作怨，國之諸市，作國都之市，皆足證發經義，是以服虔鄭康成郭璞注書多引之，書中與管列墨荀孟韓非呂覽淮南孔叢鹽鐵論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列女傳風俗通諸書文辭互異，足資參訂者甚多。晏子文最古質，玉海引崇文總目十四卷，或以爲後人采嬰行事所書，故卷帙頗多於前志，蓋妄言矣。晏子名春秋，見于史遷。孔叢子順說及風俗通疑其文出於齊之春秋，卽墨子名鬼篇所引嬰死，其賓客哀之，集其行事成書，雖無年月，尙仍舊名。虞卿陸賈等襲之書成，在戰國之世，凡稱子書，多非自著，無足怪者。儒書莫先於晏子。今荀子有楊本注，孟子有趙岐注，唯晏子古無注本，劉向分內外篇，亂其次第，意尙嫌之。世俗所傳，則皆明人所刊，或以外篇爲細字，附著內篇各章，或

刪去，詆毀仲尼，及問棗諸章，譌謬甚矣。惟萬歷乙酉，沈啓南校梓本，尙爲完善。自初學記文選註藝文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皆具於篇，章末所缺，又適据太平御覽補足，既得諸本，是正文字，恐或疑其臆見，又爲音義於後。明有依據定爲八篇，以從漢志爲七卷，以從七略，雖不能復舊觀，以爲勝俗本遠矣。善乎劉向之言，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是以前代入之儒家。柳宗元文人無學，謂墨氏之徒爲之郡齋讀本志文獻通考承其誤，可謂無識。晏子尙儉禮，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其居桓晏子之喪盡禮，亦與墨異。孔叢云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儒之道甚大，孔子言儒行有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故公伯寮愬子路，而同列聖門。晏子尼谿之阻，何害爲儒？且古人書外篇，半由依托。又劉向所謂疑後世辨士所爲者，惡得以此病晏子。乾隆五十三年，歲在戊申，十月晦日，孫星衍書。

新序

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浣衣濯冠以朝，鷄豚不掩豆以祭，養身若斯之廉也；登廩粟以濟蒼生，施大德以惠羣黎，鰥寡孤獨，各得安居，愛民若斯之切也；三公固非賢君，而平仲相之，卒能改過遷善，致君若斯之忠也；自桓公薨後，五公子爭立，諸侯輕躋，迨至三公，賴平仲而恢復舊業，謀國若斯之力也；爲君而得此臣，爲民而得此相，國未有不治，俗未有不醇者也。亘古以來，如平仲者，有幾人哉？史遷願爲之執鞭，信有徵矣。平仲之事，雖散見各帙，要莫詳於晏子春秋。而晏子春秋多載平仲諫君事，今爲民主國，固無需乎平仲諫君之遺教，而其立品廉正，文章雄偉，足爲圭臬，是書爲人所必需也。明矣。茲爲潮流不合，特加新式標點以融洽之，則讀者庶乎如盲者得杖而遵坦途也。

晏子春秋 新序

新式標點說明表

一，表一頓，或一逗。

例如：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披狐白之裘，坐堂側陛。

一。表文句之結束。

例如：

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夢之言也。

一：表總冒下文。

例如：

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

異心，三患也；

一；表平列句。

例如：

吾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秦士子牛在矣；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秦祝子游存矣；

一！表驚嘆，或命令。

例如：

(甲)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於子孫，豈不樂哉！

(乙)壽哉！子其祝我！

一？表疑問。

例如：

昔管仲之伯，何如？

一 一 表直接談話。

例如：

晏子曰：「敢問據之忠與愛於君者，可得聞乎？」

一 二 表間接談話。

例如：

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

一 一 表人名。

例如：

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

一 表國名。

例如：

吳越受令，荆楚惜憂。

一 表地名。

例如：

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

一 表書名。

例如：

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風俗通孔叢俱作百心。

晏子春秋卷一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爲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天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皆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晏子名嬰，諡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誦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誦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

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蓋短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內篇諫上第一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於國，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疆，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爲逆，并國而不爲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疆，替罪不避衆，勇力

之行也；古之爲勇力者，行禮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疾行之以國危，匹夫行之以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力，不顧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立威強，行本淫暴，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請無爲禮！」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而禮不使也禽獸矣。力爲政疆者犯弱，故曰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爲政，疆者犯弱，而曰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禮不可無也。」公酒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

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並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禮，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觴王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怨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妨者，勸乎爲非，以賞譽自勸者，惰乎爲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爲國矣，願君節之也！」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

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公命柏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徒行見公曰：「飢十有七日矣，懷寶鄉有數十弱民，里有數家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飢餓不得糟糠，徹撤無走，四顧無告，而君不卹，日夜飲酒，令國致樂不已。馬食府粟，狗饜芻豢，三保之妾，俱足梁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不亦薄乎？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嬰奉數之爽，以隨百官之吏，民飢餓窮約而無告，使上淫湎失本而不卹，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出，公從之，兼于途而不能逮，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粟米

盡于氓，任器存于陌。公趣及之康內，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不援，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遂拜于途，晏子乃返。命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之薪糠，使足以畢霖雨。令柏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之金。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公出，舍損肉徹酒，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飢肉。辟拂嘽齊，酒徒減賜三日，吏告畢上，貧氓萬七千家，用粟九十萬鍾，薪糠萬三千乘，懷寶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公然後就內退食，琴瑟不張，鐘鼓不陳，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留思虞者退之，辟拂三千，謝于下陳，人待三，士待四，出之關外也。

晏子朝，杜扁望羊待于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對曰：「君夜發不可

以。」晏子曰：「何故？」對曰：「梁丘據庸人。」歌人虞變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禮而拘虞，公聞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樂淫君。」公曰：「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願以請于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與焉！夫樂何必夫故哉？」對曰：「夫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歌紂作北里，幽厲之聲，願夫淫以鄙而偕亡，君奚輕變夫故哉！」公曰：「不幸有社稷之業，不擇言而出之，請受命矣！」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公怒，令衆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公不說。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民，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勸善也，其立惡以禁暴也。」

昔者三代之興也，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治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逸樂，順于己者愛之，逆于己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情君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國內之祿所收者，三也。」

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曰：「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今與左右相說頌也，曰：『比死者，勉爲樂乎？吾安能爲仁，而愈黷民耳矣。』故內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矯奪于鄙；執法之吏，並衛百姓，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伏隱情，奄惡蔽諂，其上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是以忠臣之常有災傷也。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與進之，

不可與退之；臣請逃之矣。」遂鞭馬而出。公使韓子休追之，曰：「孤不仁，不能順教，以至此極。夫子休國焉而往，寡人將從而後。」晏子遂鞭馬而返，其僕曰：「向之去何速？今之反又何速？」晏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

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囿中台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爲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甚悅之，請使之示乎？」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曰：「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說之爲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爲制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法制，廣政教，以伯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

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飭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驟載駟，君子所誠。」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衆爲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淫于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疾，必或效我君無厚德善政，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鄰國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爲仇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羨而疏嬖人嬰子。

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傅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晏子爲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將以而所傅爲子及晏子。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其

力臣敢不勉乎！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將以而所傳爲子。」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嬰不敢受命，願君圖之！」

適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夫陽生，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故賤不凌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荼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泄于利，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荼鑿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以致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爲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愛也，以爲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

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景公疥且癰，期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爲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爲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衆口爍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子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夏商所以滅也。」公曰：「善！解予惑。」加冠，命會譴毋

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仲爲有力，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爲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景公游于麥上，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威者制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

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之主，帝王之君也，公卽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于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于楚巫之所，裔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于公，曰：「公令楚巫齋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愼，神將降福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者，惠厚足以安世，行廣足以容衆，諸侯戴之以爲君長，百姓歸之以爲父母，是故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惠厚行廣，配天象時，然後爲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惜夫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曰：『一試嘗見而觀焉！』」

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巫而拘裔款。」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于內，不知出，以易諸侯于外，不仁，請東楚巫而拘裔款。」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而拘裔款于國也。」

齊大旱，逾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飢色，吾使人卜云：崇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歛，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靈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

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景公將觀于淄上，與晏子閒立，公喟然歎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而聲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竝立，能終善者爲長；列士竝學，能終善者爲師。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賢而贊德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于德，而并于樂，身溺于婦侍而謀因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于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今君臨民若寇仇，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于衆，肆欲于民而誅虐于下，恐及于身，嬰之年老不能待于君使矣。行

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耳。」

景公游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出游于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死爲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載笠衣褐，執銚耨以躡行畎畝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而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

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敢爲之？」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爲民亂之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飭而寬于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莆又將見矣。」公忿然作色，不說。及晏子卒，公出，背而泣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游，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誰責寡人哉？」

景公出游于寒塗，覩死齧，默然不問。晏子諫曰：「昔吾先君桓公出游，睹饑者與之食，睹病者與之財，使令不勞力，籍斂不充費，先君將游，百姓皆說曰：

「君當幸游吾鄉乎？」今君游于寒塗，據四十里之氓，殫財不足以奉歛，盡力不能周役，民氓飢寒凍餒，死骸相望，而君不問，失君道矣。財絀力竭，下無以親上，驕泰奢侈，上無以親下，上下交離，君臣無親，此三代之所以衰也。今君行之，嬰懼公族之危，以爲異姓之福也。」公曰：「然爲上而忘下，厚籍歛而忘民，吾罪大矣！」于是斂死齒，發粟于民，據四十里之民不服政。其年公三月不出游。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陞。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饑，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飢寒，令所賭于塗者，無問其鄉，所賭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仕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景公之時，熒惑守于虛，朞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問曰：『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熒惑天罰也，今留虛其孰當之？』晏子曰：『齊當之。』公不說，曰：『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獨何以當？』晏子曰：『虛，齊野也，且天之下殃，固于富彊，爲善不用，出政不行，賢人使遠，讒人反昌，百姓疾怨，自爲祈祥，錄錄彊食，進死何傷？是以列舍無次，變星有芒，熒惑回逆，孽星在旁，有賢不用，安得不亡？』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可去，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寡人爲之若何？』對曰：『盜去冤聚之獄，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振孤寡而敬老人矣；夫若是者，百惡可去，何獨是孽乎？』公曰：『善！』行之三月，而熒惑遷。

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太山，公夢見一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備門召占蓍者至，公曰：『今夕吾蓍一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

識其狀，識其聲。」占蓍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蓍之言也。公曰：「占蓍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有閒，對曰：「占蓍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伊也。」公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皙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景公不用，終伐宋。」晏子曰：「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蓄，進師以近過，非嬰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軍進再舍，鼓毀將殪，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

景公畋于罍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爲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爲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爲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爲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秦祝子游存矣；爲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爲田野之不僻，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矣；爲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畋而歸。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聞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

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必輕誅。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以後，弛鳥獸之禁，無以苛民也。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治？」公矍然曰：「從寡之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爲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歎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音義〕

〔護左都水光祿大夫臣向〕

（漢書堯元王傳）向字子政，成帝卽位，召拜爲中郎黃門，
一護三輔郡水，遷光祿大夫，蘇林注：三輔多徵漢道靈主

之故言都水。百官八卿大夫掌論議，有中大夫，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

【中書】

（漢書趙充王傳）詔而領校中五經祕書，領師古注：言中者，以別於外唐六典：劉向揚雄典校，皆在禁中，謂之中書，猶今言內庫書也。

【長社尉臣參】

列子別錄，亦有參名。

【校讎】

（爾雅釋古）讎，匹也，匹合也。

【太史書】

（史記集解引）如淳曰：「漢儀注：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

【復重】

復，讀覆。

【定著】

著以竹蘇著，竹草。

【八篇】

（藝文志）儒衣晏子八篇，蓋內篇六：諫上，諫下，問上，問下，雜上，雜下；外篇二：後本始則，并爲一也。

【以天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

天芳先牛，形相近。又備章長，聲相近。又覆異，或云當爲又章，疑即問下其意久乎遠矣也，當爲長久。

【略榆】

列子別錄作機，殷敬，順音勳，謂爲斷滅也，略——七略——作勳，又一作楸，皆同勳字。星督謂殷說非也。楸即鑿異文。說文鑿義：楸，杳也。玉篇：楸，子由切，古文楸字。

【殺青】

殷敬順列子音義，謂汗簡刮去青皮也。

【萊者今東萊地也】

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正有此語，明人或題爲晏子序，或題表者，妄也。

【曾】

當爲曾、若甸，隸加，凡此皆唐宋人寫書之誤。

【懸而至】

懸當爲縣，俗加心，漢書高帝紀：縣隔千里，縣而至，言遠而切至。

【苴布】

（詩傳）苴，麻子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苴，草蒞也。苴，音厚解。

【晏子蓋短】

晏子長不滿六尺，故云短，明本注云：疑缺非也。

【復列以爲一篇】

謂外篇第七也。俗本或以此附內篇。變亂向篇弟，明人之妄如是。

【復以爲一篇】

昭外篇第八也，俗本以爲弟七。

【凡八篇】

（史記正義引）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者，是時即以內篇弟七八合爲一耳。隋唐志七卷，卽以篇爲卷也。玉海引崇文總目十二卷，或以爲後人采嬰行事爲書，故卷頗多於前志。文獻通考亦十二

卷，蓋宋時分析其篇，上下略爲卷。二或四字之誤，卽七略之七篇也。若因卷頗多於前志，疑後人采嬰行事爲書，則宋人不精核。此皆之故矣。晁公武從柳宗元之言，收入墨家，亦其妄也。

【御觀】

（蔡邕獨斷）御者，進也，（詩）御，侍也。

【謹第錄】

第卽弟字，俗從竹。（說文）弟，車東之，次弟也。

【味死】(獨斷)漢承秦法，上書皆言味死。

【上】(嚴敬順列子音義)上，時掌反。此唐人之音，以別于上下，實不足律古人也。荀子則緣作上音，明吳國保本改此。文如八篇作四篇，上改上聞，及增斯書也之類，大謬，不足駁之。

【行義】一本作仁義。

【勇力之士】太平御覽作尚勇力之時，下文同。

【逼】說文無逼，逼字。

【誅暴】暴當爲暴，熱省。

【仁義之理】(韓非解老篇)理者，成物之文也，(說文)發，微遠也；文，錯畫也；理，查覈假音。

【替】(爾雅釋言)晉廢也。

【推移】(墨子明鬼篇)作推修，韓非說疑篇云：桀有侯修，古今人表作推修侯。推推聲俱相近，修修皆以多爲聲。

【大戲】(墨子明鬼篇)桀有勇力之人，推移戲大主別。御覽引作生播。兕虎指蓋殺人，又云湯平。同呼。

號。而禽克之，不知是臣名。黜也。

【費仲】

名仲，諡廉父，說紂，誅西伯昌，見《韓非子外儲說》。

【惡來】

于。費廉子。

【崇尚勇力】

太平御覽作專行威力，凡語助小異，及改者者不著。

【以衰】

魏來里力，跟理減衰爲韻，虎下爲韻。周秦之語多相協，以輕重開合緩急韻之。

【行本】

太平御覽作行流，古本字似本。

【而循】

太平御覽作修。

【未聞】

太平御覽作未嘗聞。

【蹠然】

音發，于六反。崔云：變色貌。《莊子太宗師》：孔子蹠然，陸德明。

【其長】

讀令長之長。

【故日】

本多作曰非。

【疆】

本多作疆通，下文或作疆，皆寫者亂之。

【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國風相鼠之詩。

【湏】

說文沈于酒也，周書曰：罔敢湏于酒，玉篇：亡寃切。

【抑手】

說文：叨按也，俗作抑。

【嚮】

當爲臆，說文：不久也，玉篇：許兩切，向乃曰之誤在下耳。

【觴三行遂罷酒】

春秋左傳：臣侍君，晏過三爵，非禮也。

【修禮】

一本作理非。

【醒】

詩傳：病酒曰醒，(說文)：一曰醉而覺也，(玉篇)：作醒未寔。

【誅】

鄭氏注：周禮，誅責讓也。

【服之】

(詩傳)：服思之也。

【怨乎內】

一本怨作怒非。

【莖章】

韓非外儲說：有莖商，章商聲相近，一人也，事桓公。

【霖雨十日】爾雅釋天，淫期之霖，左傳：凡雨，自三日已往爲霖。

【柏遽】姓柏名遽。

【任器】任用之器，可以負載。

【陌】當爲伯，管子漢書只作阡陌，(玉篇)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懷寶鄉有數十】言富家也。

【饑】一本作饑，(說文)饑，餓也，饑不熟爲饑。

【糲】當爲糲。

【做撒】即做撒假音字，(說文)潑人不能行(玉篇)潑，旋行貌，撒，又撒俗字。

【卹】(說文)卹，憂也，一本作恤。

【饜】當爲饜，(玉篇)饜，飽也，於豔切。

【奉數之筴】(左傳)筴名委實，屈因注：古者始仕，必先告名於筴，奉數之筴，調持筴以待書事也。筴，當爲策，練書多以束爲夾。

晏子春秋 卷一

【于兼塗】言兼程以進，塗，當爲涂。

【逮】附雅釋言：逮，及也。

【趣】詩傳趣，及也。

【康內】附雅釋宮：五塗謂之康。

【倍葉】倍讀如頁。

【于途】一本作塗，塗途古字，塗俗字。

【命稟】言給之稟也，下云柏則此或臣名。

【絕本之家】言并無布縷。

【薪蘧】御雨之具。

【令柏】即柏。

【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畢後，謂後葬也，既予之金，將賞其綬葬之罪。

【撤】當爲撤。

【鈇】(說文) 斲，斲也，或作鈇。(玉篇) 鈇，記音切。

【辟拂】(詩傳) 弗去也，拂與弗同，言屏去之。

【噤齋】(說文) 噤，口有所銜也，噤，齋也，齋與噤同，言噤去口味。(揚子法言問神篇) 狄牙能噤，狄牙不能齋，不齋之口，噤來凡俗字。

【用金三千】一本脫用字非，言富民出金也。

【思虞】虞，虞。

【辟拂三千】言屏去之。

【謝于下陳】(爾雅釋宮) 堂途謂之陳，言所退歇舞思虞之人，謝于堂下而去。

【杜肩】杜，杜姓肩名。

【望羊】猶仿佯也，(史記孔子世家) 眼如望羊，集解王肅曰：望羊，望羊視也。

【梁丘據】姓梁丘，名據，字子猶。

【宗祝】官名。

【虞拘】文選注作虞公善欲，以新聲感景公，晏子退朝，而拘厲名。

【無與】與，讀如豫。

【夫樂何必夫故哉】今本作何夫必改哉。據下文，君奚輕變夫故哉，訂正，言故以別于新音也。

【有歌】疑有脫文，文選注引此，書樂作東歌南音，當在此。

【北里】歌名。

【幽厲】周二王。

【顧夫淫以鄙】里鄙為顧，謂二王所作之音。

【職計】官名，(附補釋) 計，主也。

【莫之從】沈啓南本法云：一作職計，莫之，并下士師亦同。

【和集】滅集為頡。

【惡之】樂惡爲韻。

【繁】當爲麻。

【社稷】稷滅爲韻。

【說頌也】說，今本作悅非，本書多作說，據以訂正，頌卽用本字，說頌，猶言容悅也，或言誦說。

【比死者】言將及死。

【而愈黥民耳矣】（說文）黥，墨在面也，言不爲樂僅愈罪人，猶二世云監門之養墨者守門，蓋古有是語，一本作黥。

【灑】一本作法，古今字。

【並荷】荷，讀如苛，經典多以荷爲苛。

【退之】得失爲韻，進退爲韻。

【韓子休】姓韓，名子休。

【夫子休國焉而往】言棄國而去。

【翟王子羨】翟王之字，名羨。

【重駕】駕十六馬。

【嬖人嬰子】嬰公妾。

【衛士東野】衛國之士，姓東野，（荀子莫公篇）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之善馭乎？）又曰：（東野畢之，）馬失未知即其人否。

【狹】當爲狹，（說文）隘也。（玉篇）狹或作狹。

【載駝載駟君子所誠】（小雅采芣之詩）誠作屆，蓋極也，按當以此，（說文）誠敫也。

【夫駕八固非制也】書正義，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

【詩曰】大雅騶仲之詩。

【景公有男子五人】公子嘉，公子駒，公子躒，公子鉏，公子陽生，時茶尙未生。

【百乘】馬四百匹。

【將以而所傳爲子】晉以所傳之善者，爲世子也。

【離樹別黨】

已樹太子而離聞之，又別立黨。

【瀘子】

（括地志）瀘子國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二十里。

【納女子景公】

（左傳）鬬穀之子荼嬖，服虔注：鬬，詳所出誤，公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立為嬰孺子。

【生孺子荼】

公羊傳作舍，音相近，左傳云：安孺子，史記作晏。

【夫陽生生而長】

今本脫一生字，以意增，陽生悼公也。

【而有患乎】

晉陽生雖為君，荼亦得享聲色而無患也。

【田氏】

陳乞陳常也，田陳聲相近，經典通用，乞弑荼，常弑簡公者，陽生則鮑牧所弑，以為田氏者，乞使之。

【簡公】

名壬，悼公子。

【景公疥】

（說文）疥，搔也，顏之推家訓，以為孩字。

【且瘡】

（左傳昭二十年）侯齊疾遂疴，杜預注：疴，瘡疾。

【會讎】

姓會名讎。

【病病矣】

（說文）病，疾加也，高誘注曰：病，困也。

【史固】

周禮史以書敘昭穆，蓋小史也，名固。

【祝佗】

祝官名佗。

【若以爲有益】

上疑脫晏子曰三字。

【遠拂】

（詩傳）佛，與佛同。

【嚙】

當爲點。

【瘡】

（說文）瘡不能言也。（玉篇）於深切。

【聊攝】

杜預注：左傳，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縣，有攝城。

【姑尤】

杜預注：左傳，姑尤，齊西界也。水尤水，昏在城陽郡東南入海。

【刑無罪】

一本刑作則非。

【解余】

一本作子。

【病悛】

（說文）悛，止也。玉篇曰：且泉切。

【邑狐】

一本作狐，地未詳，晉友洪亮吉曰：（狐駢近是。）

【與穀】

（左傳昭十一年）申無字曰：（齊桓公城穀而置管仲焉。）杜預注例：齊北殿城中，有管仲井。

【州款】

地名未詳。

【其宗廟之養鮮也】

言非宗廟常禮，故以為惡。（左傳）鳥獸之肉，不登于俎。

【景公遊于麥丘】

韓詩外傳作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新序雜事驚鵲作桓公田至麥丘。

【八十五矣】

韓詩外傳新序五作三。

【長于胡】

（詩）胡考之鬻，傳胡壽也。說法解彌年壽考曰胡，保民壽艾曰胡。

【國家】

胡家尊韻。

【之年】

嗣年爲韻。

【楚巫微】

楚之巫名微。

晏子春秋 卷一

【導裔款】

導引之姓
裔名款。

【神明之主】

今本作明神主之，
據下文訂正。

【大濟】

（爾雅釋言）
濟，益也。

【明神】

太平御覽
作神明。

【五帝】

五方之
帝。

【牛山】

水經注：淄水自山東北流，逕牛山西，又逕臨淄縣故城南，元和鄆縣志：牛山在臨淄縣南二十五里。

【請齋】

太平御覽下
有具字。

【不知】

知讀如
智。

【以易】

見輕易
也。

【逾時】

一本作音，
古今字。

【餽】

餽，國本作饋，據藝
文類聚訂正。

【廣水】說文類聚作澤。

【少賦斂】言少少賦民以爲祭山之費。

【以祠】初學記太平御覽作祀。

【固】初學記作故。

【爲髮】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毛髮非。

【天久】初學記太平御覽作荷。

【之無】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何。

【鰲】說苑作鼈是俗以魚。

【暴露】說文暴，曝也，以日升米（玉篇）步卜切又蒲報切。

【其幸而雨】初學記太平御覽作其當雨。

【種時】時，讀如蒔，說文更別種，說苑作樹。

【其維有德】說苑辨物篇用此文。

【淄上】淄，當爲淄，（地理志）泰山萊蕪當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沛，幽州歸，（括地志）淄州東縣北，此十里。原山淄水所出。俗傳云：禹理水功畢，土石黑，數里之中，波若漆，之故謂之淄水也。

【贊愼】一本作德。

【不怨】存安爲韻，德疾怨爲韻。怨，急憤得之。

【豎刀】內豎名刁也，左傳云：寺人貂刁，當爲刀見玉篇。

【胡宮】史記正義引顏師古云：身死乎壽宮，胡之言胡壽，蓋一宮二名。

【蟲出而不收】管子小稱篇：堂巫易牙豎刁公子問方四子作難。國公一室，不得出。乃操素纊以裹首而絕。死十一日蟲出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鵠門之屬，（史記齊世家）桓公尸在牀六十日，

尸蟲出于戶

【不能惡焉】不能更惡於此也。

【詩曰】大雅蕩之詩。

【避熱】太平御覽雖有不亦避乎？

【革】

（倉頡）革戒也。（說文）禱，更也，革省文。

【牛山】

文選注：作牛首山。（括地志）齊桓公墓在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山。

【滂滂】

列子作滂滂。殷敬順云：或作滂滂，並皆步耶反，流瀉貌。

【艾孔】

姓艾名孔，列子作史孔。

【笑】

當爲笑，漢書作矢，可證也，或曰說文有笑字，但闕其義。

【刷】

列子作雪，文選注作收。爾雅釋詁刷滑也。讀辭——也。說文刷拭也，刷刮也。

【靈公】

名環，莊公父（史記齊世家）二十七年，晉使中行偃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淄，晏嬰止靈公，靈公勿從曰：（君亦無勇矣。）亦好勇之證。

【守之矣】

文選注：只作莊公，有之。

【獨竊笑也】

（列子力命篇）韓詩外傳用此文。

【公阜】

初學記作公阜，地名未詳。

【人之死】

一本作死非。

【伏焉】

（列子天瑞篇）引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俟焉。）

【丁公】

名微，太公子。說文作打，證法解述義，不克曰丁。

【桓襄文武】

襄公名諸兒，文公名赤，武公名釐，皆齊君。

【鈹耨】

（說文）鈹，田器；耨，犂耨也。（玉篇）鈹，戈聲切，耨，當爲耨。

【御】

初學記作乘。

【六馬】

景公駕八，則據御六皆僎也。

【日暮】

當爲葬。

【伯常騫】

字伯常，名騫。

【詔】

當爲詔，（說文）無詔字，見二世刻石。

【蒞】

（穀梁傳）蒞之，爲言蒞也。

【出背而泣】

初學記作出位背而泣。古賦亦作泣，今本泣作立非。

【一日而三責我】謂諫古而無死，據與我和及讓彗星。左傳曰景公言古而無死。及據與我和事在魯昭二十年，齊有彗星，事在魯昭二十六年，與景公自云一日三責者，不合。然春秋經不書彗星。

或左氏於二十六年，舉齊侯與晏子論陳氏之事，并泐晏子彗星之語，彗星彗星為陳氏之祥也。是此書足證左傳之不及，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說彗星在魯昭二十六年。

【今誰】一本作孰。

【賈寡人哉】新序雜事篇用此文。

【睹死齒】太平御覽作齋，下同。（說文）齋，或从肉，漢書注臣瓚曰：枯骨曰齋，有肉曰齒，師古曰：才賜切，齋齋聲之緩急。

【默】太平御覽作黑俗。

【睹疾】太平御覽作病。

【籍斂】（荀子君道篇）籍斂忘費。（墨子非樂篇）厚籍斂乎萬民。

【餒】當爲緩。

【所以衰】一本作衰非。

【于民】太平御覽作賑民。

【之民】一本作
氓。

【公被】意林文選注藝
文類聚作披。

【公曰】意林作謂
晏子曰。

【而天不寒】意林作天下何不寒，
文選注作天下不寒。

【出裘】意林作公乃去裘，
太平御覽作脫裘。

【與饑寒】藝文類聚作以
與饑寒者。

【熒惑天罰也】史記索隱引春秋文耀鉤赤帝，赤熒惑
之神，爲熒惑位南方，禮失則罰出。

【虛齊野也】太平御覽作
齊之分野。

【固于富彊爲善不用】太平御覽節其文
作當強爲善非。

【錄錄】漢書蕭曹掾：錄錄未有畜節。師古
曰錄錄猶鹿鹿，言在凡鹿之中也。

【不亡】上皆假
語。

【老人】田民人
爲類。

【瞢】說文瞢目不明也
，古借爲夢字。

【辟】讀如
闕。

【質皙】(毛傳)皙白質。
(說文)人色白也。

【而長顏以髡】髡文類聚作湯長頭而髡髮。太平御覽作湯
長頭而寡髮，一作長頭而髡，髡當爲髡。

【兌】讀如
銳。

【揚聲】太平御覽
作高聲。

【蓬】太平御覽
作蓬頭。

【太甲武丁祖乙】太甲湯孫武丁小乙子
，祖乙河亶甲子。

【續蓄】詳未
鼓毀將殪。將讀將帥，(說
文)殪死也。

【不果伐宋】太平。引古文，讀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短丈夫寘於前，晏子曰：(君所夢者何
如哉？)公曰：其寘者甚短，大小上，其言甚怒好仇。(晏子曰：)如是則伊尹也。(伊尹甚大上

小下，赤色而帶，其言好仇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如遂之。遂不果，伐宋。

【署梁】地名未詳。

【返】藝文類聚，聚作反。

【望游】(觀文)游姓。族之流也。

【下而急帶曰】急束其帶也。藝文類聚作下草急曰，一作逆勢曰：帶與旁字相似，或當為逆勢。

【遽】藝文類聚作遽至。

【無有】藝文類聚作得無有。太平御覽作無。

【不亦急也】藝文類聚作無急也。

【泰士子牛】泰士官，子牛名。(孟子)舉陶爲士，韓詩外傳作爲。韃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牛，與幾，聲亦相近。

【泰祝子游】泰祝官，子游名。韓詩外傳，作祝人泰宰在。

【行人子羽】行人官，子羽名。

【辟】讀如
爾。

【倉庫】太平御覽
作慶。

【申田】申田疑人名。韓詩外傳，作爲
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

【寡人之有五子】藝文類聚，太平
御覽作晉子。

【四支】韓詩外傳
作肢。

【與君言異】太平御覽作
昔與君異。

【可得令四支無心】藝文類聚作則可
四支一日無心。

【罷敵而歸】藝文類聚作罷田即日歸
韓詩外傳用此文。

【駭之】驚鳥令
去也。

【自令以後】太平御覽作
自尔以來。

【弛】太平御覽
作未有。

晏子春秋 卷一

【暴】詩傳疾也。(說文)暴疾有所趨也。(玉篇)步到切。

【死】說苑作爾人殺之。藝文類聚一作病死。

【操】太平御覽作持。

【軀】太平御覽作體。

【矍】太平御覽作懼。

【遂】太平御覽下有止字。

【後致】太平御覽作厲。

【晏子數之曰】沈啓南本下有注云，或作欺公有馬，其國人殺之，公恐。陵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敬之，今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請！」晏子擊戈而處之曰：「云云？」

說苑文是。

【罪一也】藝文類聚作一當死也，下作二當死也，三當死也。

【善】太平御覽作愛。

【必怨】

藝文類聚下有數字。

【必輕】

藝文類聚下有伐字。

【汝】

太平御覽下有一子。

【釋】

藝文類聚作會作，一故，太平御覽作敘。

【勿傷吾仁也】

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晏子春秋卷一

五〇

晏子春秋卷之一終

晏子春秋卷二

內篇諫下第二

晏子籍重而獄多，拘者滿圜，怨者滿朝。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夫獄國之重官也，願託之夫子。」晏子對曰：「君將使嬰勅其功乎？則嬰有一妄，能書足以治之矣。君將使嬰勸其意乎？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以奉暴上之僻者，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景公不說曰：「敕其功則使一妄，勸其意則比焚如，是夫子無所謂能治國乎？」晏子曰：「嬰聞與君異，今夫胡貉戎狄之畜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今束雞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且天上正其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于鍾爵祿，而妄投之于左右，左右爭之，甚于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之以

粟，今齊國丈夫耕，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皆雕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煙之徒，而君終不知鍾鼓成肆，干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且夫節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况奪其財而飢之，勞其力而疲之，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非嬰所知也。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女子往辭晏子之家，託曰：「貧廓之民，賤妾請有道于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于色乎？何爲老而見犇。雖然，是必有故。」令內之，女子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

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蒞國，立政不損祿，不益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禽獸傷人民，不爲草木傷禽獸，不爲野草傷禾苗。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此令行于民，而法于國矣。然妾聞之，勇士不以衆強凌孤獨，明惠之君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魚鼈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昧墨與人比居，廋肆而教人危坐。今君出令于民，苟可法于國，而善益于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爲之收亦宜矣。甚乎！今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爲子言之于君，使人送之歸。明日早朝，而復于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慾，謂之暴；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刑；殺不辜，謂之賊；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今君窮民財力，以羨餽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愛桃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

乎君，逆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君享國，德行未見于衆，而三辟著于國，嬰恐其不可以蒞國子民也。」公曰：「微大夫教寡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令趣罷守槐之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

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公以車逐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君亦聞吾先君丁公乎？」公曰：「何如？」晏子曰：「丁公伐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公曰：「自蒞之。」有與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吏視之，則其中金與玉焉。吏請殺其人，收其金玉。公曰：「以兵降城，以衆圍財，不仁。且吾聞之人君者，宜惠慈衆，不身傳誅，令舍之。」公曰：「善。」晏子出，公令出斬竹之囚。

景公令兵搏治常臘冰月之間，而寒民多凍餒，而功不成，公怒曰：「爲我

殺兵二人。」晏子曰：「諾。」少爲間，晏子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其役殺兵四人，今令而殺兵二人，是師殺之半也。」公曰：「諾，是寡人之過也。」令止之。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延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止之，曰：「夫子曷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溼，今君一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天爲虐。」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趨。仲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爲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以

雖事情，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敵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邪？」

景公爲長廩，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穗乎不得穫，秋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拂殺也，太上之靡弊也。」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日夫子爲賜而誠于寡人，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廩。

景公築露寢之臺，二年未息；又爲長廩之役，二年未息；又爲鄒之長塗。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公不息乎？」公曰：「塗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明君不屈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作寢宮，三年未息也，又爲章華之臺，五年又不息也。乾谿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靈王死于乾谿，而民不與君歸。今君不遵明君之義，而循靈王之迹，嬰懼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廩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者，寡人不知。」

得罪于百姓深也。」于是令勿委壞，餘財勿收，斬板而去之。

景公春夏游獵，又起大臺之役，晏子諫曰：「春夏起役，且游獵，奪民農時，國家空虛，不可。」景公曰：「吾聞相賢者國治，臣忠者主逸。吾年無幾矣，欲遂吾所樂，卒吾所好，子其息矣！」晏子曰：「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畋，故國昌而民安；楚靈王不廢乾谿之役，起章華之臺，而民叛之，今君不革，將危社稷，而爲諸侯笑。臣聞忠不避死，諫不違罪，君不聽臣，臣將游矣。」景公曰：「唯唯！將弛罷之。」未幾，朝韋罔解役而歸。

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滅葭而席，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臣聞介冑坐陳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諾！」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爲不祥也？」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鍾。晏子諫曰：「君國者不樂民之哀，君不勝欲，既築臺矣，今復爲鍾，是重歛于民，民必哀矣。夫歛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非所以君國者。」公乃止。

景公泰，呂成，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燕。」對曰：「未祀先君而以燕，非禮也。」公曰：「何以禮爲？」對曰：「夫禮者民之紀，紀亂則民失，亂紀失民，危道也。」公曰：「善！」乃以祀焉。

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絢，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問曰：『天寒乎？』晏子曰：『石奚問天之寒也，古聖人之制衣服也，冬輕而暖，夏輕而清。今君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履重不節，是過任也；失生之情矣。故魯工不知寒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其罪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其罪二也；用財無功，以怨百姓，其罪三也；請拘而使吏度之。』公苦請釋之，晏子曰：『不可！嬰聞之：若身爲善者，其賞厚；若身爲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子出，令吏拘魯工，令人送之境，使不得入，公撤履不復服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說

也。夫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禦寒，不務其美；衣不務于隅胝之削，冠無觚羸之理，身服不雜綵，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嘗有紕衣纒領而王天下者，其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義。古者嘗有處檜巢窟穴，而不惡予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而共歸其仁。及三代作服爲益敬也，首服足以修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潔而不害于動作。服之輕重便于身，用財之費順于民，其不爲檜巢者，以避風也；其不爲穴者，以避溼也；是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知節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過足以敬；宮室之美，過避潤溼；用力甚多，用財甚費，與民爲仇。今君欲法聖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極污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厭，則亦與民而仇矣。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不平也。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

矣。」

景公爲西曲潢，其深滅軌，高三仞，橫木龍蛇，立木鳥獸，公衣黼黻之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綵具焉。帶球玉而冠，且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晏子見，公曰：「昔仲父之伯何如？」晏子仰首而不對。公又曰：「昔管文仲之伯，何如？」晏子對曰：「臣聞之：維翟人與龍蛇比，今君橫木龍蛇，立木鳥獸，亦室一就矣，何暇在伯哉？且公伐宮室之美，矜衣服之麗，一衣而五綵具焉，帶球玉而亂首被髮，亦室一容矣。萬乘之君，而一心于邪，君之魂魄亡矣。以誰與圖伯哉？」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據裔款以室之成告寡人，是以竊襲此服，與據爲笑，又使夫子及寡人，請改室易服，而敬聽命，其可乎？」晏子曰：「夫二子營君以邪公，安得知道哉？且伐木不自其根，則槩又生也。公何不去二子者，毋使耳目淫焉。」

景公爲巨冠長衣，以聽朝，疾視矜立，日晏不罷。晏子進曰：『聖人之服中，悅而不跼，可以導衆；其動作悅順而不逆，可以奉生；是以下皆法其服而民爭學其容。今君之服跼華，不可以導衆；民疾視矜立，不可以奉生；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燕。』公曰：『寡人受命。』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

晏子朝，復于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嚴居朝則曷害于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瘖，上無聞則吾謂之聾。聾瘖非害國家而如何也？且合升斗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緜，以成幃幕；大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

景公登露寢之臺，不能終而息乎陞，忿然而作色，不說曰：『孰爲高臺病人之甚也？』晏子曰：『君欲節于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今高從之以

罪，卑亦從以罪，敢問使人如此，可乎？古者之爲宮室也，足以便生不以爲奢侈也，故節于身謂于民，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棄德行，爲璿室玉門，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爲頃宮靈臺，卑狹者有罪，高大者有賞，是以身及焉。今君高亦有罪，卑亦有罪，甚于夏殷之王，民力殫乏矣，而不免于罪，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公曰：「善！」寡人自知誠費財勞民，以爲無功，又從而怨之，是寡人之罪也，非夫子之教，豈得守社稷哉？」遂下再拜，不果登臺。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歎曰：「使後嗣世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不貽事厥孫謀，以燕翼子。』今君處佚怠，逆政害民，有日矣，而猶出若言，不亦甚乎！」公曰：「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對曰：「服牛死，夫婦笑，非骨肉之親也，爲其利之大也。欲知把齊國者，則其利之者邪？」公曰：「然，何以易？」對曰：

「移之以善政，今公之牛馬，老于欄牢，不勝服也；車蠹于巨戶，不勝乘也；衣裘襤褸，朽弊于藏，不勝衣也；醯醢腐，不勝沽也；酒醴酸，不勝飲也；府粟鬱而不勝食，又厚藉斂于百姓，而不以分餒民。夫藏財而不用，凶也；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其次味財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進自公也。故君人者，與其請于人，不如請于己也。」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喪，遇晏子于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抱之，曰：「子何以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骨。」晏子曰：「嘻！難哉！雖然，嬰將爲子復之，適爲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君子則有以如我者，儕小人，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梱心，立餓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如之何？願請合骨。」公作色不說，曰：「古之及今，子亦嘗

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人君，其宮室節，不侵生民之居，臺榭儉，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諸請葬人主之宮者也。今君侈爲宮室，奪人之居，廣爲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安處，死者離異不得合骨，豐樂侈游，兼傲生死，非人君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得葬，命之曰畜哀。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

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昔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何許之？」

公曰：「削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無施，於死者無禮。」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遂於何遂葬其母，路寢之牖下，解袞去經，布衣膝履，玄冠跣武，踊而不哭，躡而不拜，已乃涕洟而去。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不去，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曰：「有術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遽

起曰：『病猶可爲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爲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飭食，問病者之宮，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歛，已歛而復曰：『醫不能治病，已歛矣，不敢以不聞。』公作色不說。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歛而不以聞，吾之爲君名而已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邪？嬰聞之：君正君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邇導害者，遠譏諛萌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諂諛繁于閒，邪行交于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伯，嬖乎豎刁而滅，今君薄於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歛死不失愛，送死不失哀，行傷則溺已，愛失則傷生，哀失則害性。是故聖王節之也，卽畢歛不畱生事，棺槨衣衾，不以害生養，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今朽尸以畱生，廣愛以傷行，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賓客，慚入吾國，本朝之臣，慚守其職，崇君之行，不可』

以導民，從君之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斂，謂之僇尸，臭而不收，謂之陳齒，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內嬖妾于僇齒，此之爲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爲之。」晏子復曰：「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鄰賓客，皆在外，君其哭而節之！」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噫噫；小事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于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與？」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厚其葬，高大其壘。」晏子曰：「敢問據之忠與愛於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于玩好，有司未能吾具也，則據以其所有共我，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爲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事君之道，導親于父兄，有禮于羣臣，有惠于百姓，有信于諸侯，謂之忠，爲子之道，以鍾愛其兒。

弟，施行於諸父，慈惠於衆子，誠信於朋友，謂之孝；爲妻之道，使其衆妾皆得歡忻於其夫，謂之不嫉；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維據盡力以愛君。」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晏子聞之諫，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爲笑耳。」晏子曰：「君過矣！夫厚籍斂不以反民棄貨財而笑左右，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則國亦無望已。且夫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聚于百姓，而權輕于諸侯，而乃以爲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

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勅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獮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鼉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治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鼉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鼉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治視之，則大鼉之首，若治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返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

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治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治專其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侍，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勇多則弑其君，力多則殺其長，然而不敢者，維禮之故也。禮者所以御民也，嚮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迺飾射更席以爲上客，終日問禮。

【音義】

【圖】

據此及左傳，固伯蘇子與圖之文知固圖非秦獄名（說文）固，固圖，所以拘罪人。

【勑】

（說文）敎戒也，勑勞也。經典多用勑爲敎。（呂氏春秋）田亦既勑，高誘注：勑，讀作勑，勑督田事，此事勑當讀勑也。

【壹妄能書足以治之矣】

言一妄男子能書記者，即成獄矣。

【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言焚其

【貉】當爲貉。

【其折骨決皮】言爭雞豚而相傷也。

【無當】文選三都賦序：王后無當。劉淵林注：當底也，去聲。

【雕】一本作彫。正字。

【操寸之煙】言撈火。

【傷之】藝文類聚作傷槐。

【聞令】太平御覽作命同。

【醉】藝文類聚一作過。太平御覽作過。

【使吏物之且加罪焉】藝文類聚作君令收而拘之，將加罪焉，一作加刑。

【其女子】今本脫女字，據太平御覽增。

晏子春秋 卷二

【託】太平御覽作託。

【負廓】即負廓俗加。

【見犇】見淫奔也。

【恚】(說文)恚也。

【所欲】獨欲為頽。

【昧墨】昧讀如冒冒食墨。

【苟可】一本作有。

【日早】一本作蚤。

【以供】太平御覽作從。

【不辜】太平御覽作稱。

【羨】(詩傳)羨餘也。

【刑殺】藝文類聚作刑煞，
今本脫刑字非。

【享】藝文類聚
作饗。

【衆】太平御聚
作民。

【三辟著于國】白帖作刑辟如危國。
藝文類聚亦作刑僻。

【公曰】藝文類聚，太平
御覽下有善字。

【出犯槐之囚】（列女傳）齊傷槐女者，傷槐衍
之女也。名嬀云云，事與此同。

【見曰公】藝文類聚
作君是。

【曲沃】藝文類聚
作曲城。

【其中】藝文類聚作
其中有。

【降】藝文類聚
作攻。

【圖】今本作圖，據藝
文類聚訂正。

【人君】

藝文類聚
作有人。

【不身傳誅】

傳讀為尊，藝文類
聚，作身不妄誅。

【令捨之】

藝文類聚作
令吏舍之。

【搏治】

疑搏，搏，搏
治聲相近。

【臄】

當為臄，(左傳)臄不臄矣。(說
文)冬至後，三戌臄祭百神。

【師殺】

猶言軍
與。

【公延坐】

藝文類聚，作公延晏于
坐。今本延作延非。

【太上】

尊辭。

【靡散】

藝文類聚作弊是
，洗弊為韻。

【磋】

當為
磋。

【康】

一本注云：康舍也。太平御覽注云：
音來，舍也。玉篇同，當為康音文。

【穗】太平御覽作穗。

【殫】太平御覽作草，或單字，言盡零落也。

【零落】後漢書。

【拂殺】太平御覽作拂煞，今本作弗非殺，讀如悉。（說文）殺散之也。

【靡弊】殺繁爲。

【張躬而舞】太平御覽作張按而舞。

【誠】太平御覽作譏。

【路寢】（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

【章華之臺】（左傳昭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杜預注：臺在今華容城內。

【乾溪】當以左傳爲給。昭二十年傳：楚子次于乾谿。杜預注：在譙國城父縣南。

【令勿委壞】已成勿毀。

【斬板】

（禮記檀弓）令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鄭氏注：板蓋廣二尺長六寸，斬板謂斷莫縮也。

【治】

太平御覽作成。

【盤游于田】

太平御覽作盤于游田。

【乾谿】

太平御覽作谿。一本以水俗。據此知前漢亦谿誤也。

【叛之】

田安叛為顏。

【革】

太平御覽作思。

【朝韋固】

未詳，或人名。

【滅葭】

（說文）滅，批也。批，梓也。滅與批同。

【拳】

捷言文，（說文）捷拔取也。

【而坐之】

藝文類聚作子獨席。

【吾】

太平御覽作巨。

【尸坐堂上不席】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獄尸不席。尸蓋尸之誤。說苑作唯慢與獄坐於地，蓋約此文也。尸坐堂上，言尸在堂，則坐者不席與。

【日諾】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善。

【寡人亦席矣】

說苑談叢篇，用此文。

【穴】

室穴爲韻。

【曷爲不祥也】

說苑，君道篇用此文。

【爲臺】

意林作作臺，下爲鐘同。

【令腹爲鐘是重斂于民】

白帖又約民爲鐘。

【不祥】

意林作斂民作鐘，又必哀斂哀以樂不祥。

【公乃止】

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泰呂】

呂氏春秋樂侈篇：齊之衰也，作爲大呂，高誘注：大呂，陰律十二也。

【棊】

禮記內則覆著棊。鄭氏注，棊，履繫也。

晏子春秋 卷二

【銀】

藝文類聚文
選注作組。

【約】

藝文類聚作句通。禮記玉藻，童子不履約。鄭氏注：約，服頭飾也。說文：約，繩也，讀若鳩。

【古】

藝文類聚
作古者。

【製】

藝文類聚
作制。

【暖】

藝文類聚
作煖。

【清】

今本作清非，(說文)清
寒也。(玉篇)七性切。

【令君】

藝文類聚，
作令冰玉。

【境】

當爲
竟。

【使不得入】

今本使作吏非
，以意改之。

【撤】

當爲
徹。

【聖王】

藝文類聚，二
王字皆作人。

【衣不務于隅眡之削】

眡，玉籍同曉，婢盧切，（淮南本經訓）衣無隅眡之削。高誘注：隅，角也；眡，差，邪也；古者質皆全，極為衣裳。無有那角削殺也。此作眡，蓋音連。

【冠無觚贏之理】

淮南本經訓作贏。高誘注：贏，贏之理；謂若馬目籠相闕于也。言無者冠文叔。直而已也。贏，贏指瑞祿文之贏，贏俱當為贏。——星哲謂觚，方文贏，圓文也。

【紕衣攣領】

（說文）紕，縫也；攣，係也。

【楫】

當為楫。（說文）北地高樓無屋者。太平御覽作楫，明俗以木。

【窟穴】

初學記太平御覽下有，王天下者四字，疑今本脫之。

【而不惡】

如上有王天下者四字，則此當作好而不惡。

【益敬】

一本作益，益非。

【潔】

當為聚。

【明堂】

高誘注淮南云：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圓下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凡十二所。王者月居其房，皆朔朝歷，宣頌其令，謂之明堂。其中可以序昭穆，謂之太廟。其上可以望氣祥，嘗雲物，謂之靈臺。其外圓以壁，謂之辟雍，諸侯之制，半天子之宮。

【濕】

淮南作溼。

【木事不鏤】

(淮南本經訓)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澤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懸，土事不文，木事不鏤，金器不鏤，用此文而增金器不鏤也。明堂之上尚質，安有金器，以此知晏子書之是

【示民知】

劉昭注：檄漢志文，遷注自喻太平御覽皆作知，今本作之非，意稱作足以示民也。

【節】

及入節為節。

【榭】

當為謝，見(荀子古義)器銘以宣射為宣射。

【汗】

(說文)小池為汗。

【不平也】

體不平安。

【曲潢】

(說文)積水也。

【滅軌】

滅軌，謂滅一車也，以下云高三仞知之(詩)齊盈不繼軌，(毛傳)由軌以上為軌，是或軌為軌字，與壯潢不協。据此知直作，軌為是。軌蓋一車之通稱與？

【黼黻】

(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

【素繡】

(說文)素白致繪也。(考工記)五采備謂之繡。

【綵】

一本作采，綵與彩皆當為采。

【管文仲】文疑敬字之壞也。

【龍蛇比】言在水鄉與龍蛇爲伍，(史記吳世家)太伯文身集解，應劭曰：常在水中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

【壹心】一本作一心非。

【竊襲】通俗文重衣曰襲。

【營】(說文)營惑也，營與營聲相近。

【斲】一本作擊非，(說文)斲伐木餘也，或作斲。

【公爲】(太平御覽)作公日爲。

【中悅】(淮南本經訓)其行悅而順情，高誘注：悅，簡易也。悅讀射，悅取不覺之悅。(廣雅)悅，可也。(玉篇)一曰輕也。他活切，中悅，猶言中適輕脫也，悅即脫字之俗。

【不駟】(爾雅釋言)駟，駟也。郭璞注：今江東呼大爲駟，駟猶盛也。陸德明釋也，在魯反，又子嗣反，不駟，言不契盛也。

【悅順】輕順。

【朝居嚴】(詩傳)嚴，威嚴也。

【嚴居朝】

說苑作朝居嚴。

【之瘖】

說苑作瘖。暗。

【升鼓】

一本作舛，蓋舛字之誤。亦量名。說苑作殺粟。——白帖引鼓，作升斗。

【綈】

說苑作綈是，綈形近綈，故爲。

【拒】

說苑作距。

【而不受者哉】

說苑正諫終用此文。

【謂于民】

謂字疑誤。

【傾宮靈臺】

劉涓子注吳都賦：汲郡地中，古文册書，築作傾宮，飾瑤臺。紂作瑤室，立玉門，文與此無異，（淮南本經訓）帝有柴紂，爲室瑤臺。

【身及焉】

及于難也。

【亨】

一本作享，享即享字。享乃享字，古今文異，俗分二音非。

【愀】

此然字異文。

【詩云】大雅文王
之篇。

【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詩仕作事，貽作貽，毛傳仕事
二字通也。貽俗字當爲貽。

【服牛】服駕之
牛。

【爲其利之大也】言可賣而食之，
利大於駕車。

【欄】當爲闌。（玉篇）欄，
木欄也，力案切。

【襦袴】（說文）襦，短衣也，一曰羅衣。（玉篇）人朱切，袴
當統。（說文）褌衣也。（玉篇）袴，口護切，作袴，

【藏】當爲
臧。

【達於何】姓達名於何，
古人有注蒙。

【牖】當爲牖。（詩傳）牖，牆也，集
韻或作牖，玉篇猶無牖字。

【合骨】請與其父
合葬也。

【嘻】讀音
文。

【則有以】句

【擁格】說文格木長貌。

【榭心】同榭（說文）象束也。爾雅云：榭，榭心，蓋木名。或曰格即榭假音，則心即人心。

【見】太平御覽作白。

【古之】太平御覽作自古。

【不侵】太平御覽作奪。

【詩云】王風大車之詩。

【膝履】玉篇：膝，繩也，約也，達音切。

【苳武】（說文）苳，草也。（禮記）玉藻：結冠，元武。鄭氏注：冠武，冠也。

【躡】當爲躡。

【術客】客有術者。

【病死】

太平御覽作臨生死者，聞嬰兒疾。

【客之道】

太平御覽作通，道亦通也。

【君請】

太平御覽作使君。

【將有】

意林作將作。

【公曰諾】

意林作公信之。

【死者之不可以生邪】

意林作晏子命棺入殮死者，公大怒。晏子曰：已死不復生。公乃止。

【害性】

生行性為韻。

【其職】

國職為韻。

【臭】

韻省文，(脫文)臭腐氣也。

【陳茵】

尸茵為韻。

【若月】

意林作若日月。

【噫噫】

(詩)噫噫其餘。(毛傳)如常除噫噫然，意林作噫，文選注：作噫，皆俗字。

【君子之非】

言以權誣君，非正也。

【之是】

噫噫是為韻。

【忠且】

太平御覽作臣。

【以鍾】

一本作忠。

【而維據盡力以愛君】

今本注云下闕。太平御覽有晏子對曰：「不可。」公遂止，或在此下。

【公孫接】

藝文類聚後漢書注：作捷頤公孫子車也。

【田開彊】

姓田名開彊，陳氏之族。

【古冶子】

姓古名冶。

【不中】

一本作忠。

【少餽】

餽即饋假音字，三人餽以二楹，故云少。

【一搏羆】（呂氏春秋知化篇）羆之猶懼虎而刺羆，高誘注：獸三歲曰羆，古今韻會辨集韻，或作羆，羆則辨正字也。

【搏乳虎】後漢書注：作持楯而再搏乳虎，持楯，即搏羆形近之誤。

【吾仗】今本作仗非，據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改。

【卻】藝文類聚後漢書注作御。

【龜銜】今本作御非，據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改。

【砥柱】括地志：砥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硤石縣東北三十里，黃河之中。

【潛行】爾雅釋水：潛行爲泳，郭璞注：水底行也，引此文。

【順】藝文類聚作從。

【挈領】後漢書注作契領是。（爾雅釋古）契，絕也。（詩傳）領，頸也，藝文類聚作劓頸。

【生之】藝文類聚作不遜。

【同桃而節】同爭一樹而節。

【治專其桃而宜】宜言不宜。

【葬之以士禮焉】(水經注)淄水東經臨淄縣故城南，又東北逕濰陰里，泗水，東有濰一落三塚，東四八

陽里，即此也。

【夫勇多則弑其君力多則弑其長】說苑作臣勇多則弑其君，子力多則弑其長。

【節】說苑作節是。

【終日問禮】說苑僉文篇用此文。

晏子春秋卷之二終

晏子春秋卷三

內篇問上第三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邪？』晏子對曰：『行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逆；聽貨賢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懷諫傲賢者之言，不能威諸侯；倍仁義而貪名實者，不能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已而公不用，晏子退而窮處，公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國罷民害，期年百姓大亂，而身及崔氏禍。君子曰：『盡忠不豫交，不用不懷祿，其晏子可謂廉矣！』

莊公將伐晉，問於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君得合而欲多，養欲而意驕，得合而欲多者危，養欲而意驕者困。今君任勇力之士以伐明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公作色不說，晏子辭不爲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蓼，藿門外生荆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取朝歌，及太行孟門，茲于兌碁而民散，身滅于崔氏。崔氏之碁，逐羣公及慶氏亡。

景公舉兵欲伐魯，問於晏子。晏子對曰：「不可！魯公好義而民戴之，好義者安，見戴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可攻。攻義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且嬰聞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國安民和，然後可以舉兵而征暴。今君好酒而避德，無以安國；厚藉斂，意使令，無以利民；德無以安之，則危；政無以和之，則亂；未免乎危亂之理，而欲伐安和之國，不可。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亂也。其君離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厚義則敵寡，利多則民歡。」公曰：

「善」遂不果伐魯。

景公伐齊，勝之，問晏子曰：「吾欲賞於齊，何如？」對曰：「臣聞之：以謀勝國者，益臣之祿；以民力勝國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羨獲，下有加利，君上享其名，臣下利其實，故用智者不媮業，用力者不傷苦，此古之善伐者也。」公曰：「善！」於是破齊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是上獨擅名利下流也。

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侯不說，百姓不親，公患之。問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言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斂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甲兵，不劫人以衆彊，故天下皆欲其疆，德行教訓，加于諸侯，慈愛利澤，加于百姓，故海內歸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諂羣徒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斂

之人行。侵大國之地，耗小國之民，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兵甲，不威人以衆彊，故天下不欲其彊，災害加於諸侯，勞苦施於百姓，故仇敵進，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百姓不興。」公曰：「然則何若？」敝曰：「請卑辭重幣，以悅於諸侯，輕罪省功，以謝于百姓，其可乎？」公曰：「諾！」於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爲人，而失爲己。爲人者重，自爲者輕。景公自爲而小國不爲，與在爲人而諸侯爲役，則道在爲人，而行在反己矣。故晏子知道矣。」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則顏回騫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于下，實墜下民者衆矣！未有能

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說曰：「齊國雖小，則何謂官不具？」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懈，詞令不給，則隰朋、疇侍，左右多遇，獄讞不中，則弦章、騰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疇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疇侍，居處佚息，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疇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疇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達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父，齊國能遂武功而立文德，糾合兄弟，撫存盟州，吳越受令，荆楚憎憂，莫不賓服。勤于周室，天子加德，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今寡人亦欲存齊國之政於夫子，夫子以佐佑寡人，彰

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賢，國有什伍，治徧細民，貴不凌賤，富不做貧，功不遺罷，佞不吐愚，舉事不私，聽獄不阿，內妾無羨食，外臣無羨祿，鰥寡無飢色，不以飲食之辟，害民之財，不以宮室之侈，勞人之力；節取于民，而普施之。府無藏，倉無粟，上無驕行，下無詔德，是以管子能以齊國免于難，而以吾先君參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則無以多辟傷百姓，無以嗜欲玩好怨諸侯，臣孰敢不承善盡力以順君意。今君疏遠賢人而任讒諛，使民若不勝藉斂，若不得厚取于民而薄其施，多求于諸侯而輕其禮，府藏朽蠹，而禮悖于諸侯，菽粟藏深，而怨積于百姓；君臣交惡而政刑無常，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又惡能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乎？」

景公問晏子，莒與魯孰先亡？對曰：「以臣觀之也，莒之細人變而不化，貪

而好假高，勇而賤仁士，武以疾忿，急以速竭，是以上不能養其下，下不能事其上，上下不能相收，則政之大體失矣。故以臣之觀也，莒其先亡。」公曰：「魯何如？」對曰：「魯之君臣，猶好爲義，下之安妥也，奄然寡聞。是以上能養其下，下能事其上，上下相收，政之大體存矣。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一焉。彼鄒滕雒犇而出其地，猶稱公侯，大之事小，弱之事疆，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以變小國而不服于鄰，以遠望魯，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與莒乎？」公曰：「魯與莒之事，寡人既得聞之矣。寡人之德亦薄，然後世孰踐有齊國者？」對曰：「田無宇之後爲幾。」公曰：「何故也？」對曰：「公量小，私量大，以施于民，其與士交也。用財無筐篋之藏，國人負攜其子而歸之，若水之流下也。夫先與人利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若苟勿辭也，從而撫之，不亦幾乎？」

景公于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

也？」對曰：「夫社東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于百姓，不誅之則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十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王安得無墜，國安得無患乎？」

景公問於晏子曰：「國人意氣衰，身病甚，今吾欲具珪璋犧牲，令祝宗薦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禮可以于福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于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節官室不敢大斬伐，以無偪山林，節飲食無多畷，

漁，以無偏川澤，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今民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以偏山林，羨飲食多畋漁，以偏川澤，是以民神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薦罪，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於是廢公阜之游，止海食之獻，斬伐者以時，畋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羨，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故鄰國忌之，百姓親之。晏子沒而後衰。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聖君，其行何如？」晏子對曰：「薄于身而厚于民，約于身而廣于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于樂，不遁于哀，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勞力歲事而不責焉，爲政尙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尙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刑罰，中於法廢，罪順于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怨，

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公不圖，晏子曰：『臣聞問道者更正，聞道者更容。今君稅斂重，故民心離；市買悖，故商旅絕；玩好充，故家貨殫；積邪在于上，蓄怨藏于民，嗜欲備于側，毀非滿于國，而公不圖。』公曰：『善！』於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公室不飾，業土不成，止役輕稅，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有。』公曰：『其術何如？』晏子曰：『謀度于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上下無所靡，其聲不悖，其實不逆，謀于上不違天，謀于下不違民，以此謀者必得矣。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大小，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民有如利，以此舉事者必成矣。夫逃人而謨，雖成不安；傲民舉事，雖成不榮；故臣聞義謀之法，以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未聞』

不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其義事，必因於民。及其衰也，建謀不及義，與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危如何？」對曰：「上君全善，其次出入焉，其次結邪而羞問。全善之君能制，出入之君時問，雖曰危，尙可以沒身。羞問之君不能保其身，今君雖危，尙可沒其身也。」

景公問晏子曰：「蒞國治民，善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曰：「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敕民，則其道也。舉賢官能，則民與若矣。」公曰：「雖有賢能，吾庸知乎？」晏子對曰：「賢而隱庸爲賢乎？吾君亦不務乎是，故不知也。」公曰：「請問求賢。」對曰：「觀之以其游，說之以其行，君無以靡曼辯辭定其行，無以毀譽非議定其身，如此則不爲行以揚聲，不掩欲以榮君。故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富則視其所不取，夫上士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易退也，其下易進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

景公問晏子曰：『爲君身尊民安，爲臣事治身榮，難乎易乎？』晏子對曰：『易！』公曰：『何若？』對曰：『爲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則君尊而民安；爲臣忠信而無踰職業，則事治而身榮。』公又問：『爲君何行則危？爲臣何行則廢？』晏子對曰：『爲君厚藉歛而託之爲民，進讒諛而託之用賢，遠公正而託之不順，君行此三者則危；爲臣比周以求進，踰職業，防下隱，利而求多，從君不陳，過而求親，人臣行此三者則廢。故明君不以邪觀民，守則而不虧，立法儀而不犯，苟有所求於民，而不以身害之。是故刑政安于下，民心固于上，故察士不比周而進，不爲苟而求，言無陰陽，行無內外，順則進，否則退，不與上行邪，是以進不失廉，退不失行也。』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持不仁，其無義耳也。不然，北面與夫子而義。』晏子對曰：『嬰人臣也，公曷爲出若言？』公曰：『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

子曰：「縵密不能蘆苴，學者絀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爲人用者，卑善人不能戚，惡人不能疏者危，交游朋友，從無以說于人，又不能說人者，窮事君要利大者不得，小者不爲者餒，修道立義，大不能專，小不能附者滅，此足以觀存亡矣。」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行己不順，治事不公，不敢以莅衆。衣冠無不中，故朝無奇僻之服；所言無不義，故下無僞上之報；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三者君子之常行者也。」

景公問晏子曰：「賢君之治國，若何？」晏子對曰：「其政任賢，其行愛民，其取下節，其自養儉，在上不犯下，在治不傲窮，從邪害民者有罪，進善舉過者有賞，其政刻上而饒下，赦過而救窮，不因喜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不從欲以勞民，不修怨而危國，上無驕行，下無諂德，上無私義，下無竊權，上無朽蠹之藏，

下無凍餒之民，不事驕行，而尙司其民，安樂而尙親，賢君之治國若此！』

景公問晏子曰：『明君之教民何若？』晏子對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義，養民不苛而防之以刑辟，所求於下者，不務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守於民財，無虧之以利，立於儀法，不犯之以邪，苟所求於民，不以身害之，故下之勸從其教也。稱事以任民，中聽以禁邪，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實，苟所禁於民，不以事逆之，故下不敢犯其上。也。古者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上愛民爲法，下相親爲義，是以天下不相遺，此明王教民之理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說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

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僞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於難。」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撝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定祿，睹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居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不撝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君在不事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也。」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何如？」晏子對曰：「意難，難不至也。明言行之以飾身，僞言無欲以說人，嚴其交以見其愛，觀上之所欲而微爲之。偶求君偏邇而陰爲之，與內重爵祿，而外輕之以誣行，下事左右，而面示正公以僞廉，求上榮聽，而幸以求進，傲祿以求多，辭任以求重，工乎取，鄙乎取，歡乎新，慢乎故，恠乎財，簿乎施，覩貧窮若不識，趨利若不及，外交以自揚，背親以自厚，積豐義之

養，而聲矜卹之義，非譽乎情，而言不行身，涉時所讖，而好論賢不肖，有之已不難，非之人無之，已不難求之人，其言強梁而信，其進敏遜而順，此佞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愚君之所信也。」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上作事反天時，從政逆，鬼神籍斂，殫百姓，四時易序，神祇並怨，道忠者不聽，薦善者不行，諛過者有賚，救失者有罪，故聖人伏匿隱處，不于長上，潔身守道，不與世陷乎邪；是以卑而不失義，瘁而不失廉，此聖人之不得意也。」聖人之得意，何如？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藉斂和乎百姓，樂及其政，遠者懷其德，四時不失序，風雨不降雪，天明象而贊，地長育而具物，神降福而不靡，民服教而不僞，治無怨業，居無廢民，此聖人之得意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乎失之？」晏子對曰：

『嬰聞之以邪莅國，以暴和民者危；修道以要利，得求而返邪者弱；古者文王修德不以要利，滅暴不以順紂，于崇侯之暴，而禮梅伯之醢，是以諸侯明乎其行，百姓通乎其德，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莅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子對曰：『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種，責其具生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徧成責焉。無已智者有不能給求焉，無鑿天地有不能瞻也。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如？』晏子對曰：『國貧而民大，智薄而好專，貴賤無親焉，大臣無禮焉，尙讒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玩百姓，國無常法，民無經紀，好辯以爲忠，流湏而忘國，好兵而忘民，肅』

於罪誅，而慢於慶賞，樂人之哀，利人之難，德不足以懷人，政不足以惠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防非，亡國之行也。今民間公令如寇仇，此古離散其民，隕失其國，所常行者也。」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民親下，奈何？」晏子對曰：「君得臣而任使之，與言，信必順其令，赦其過，任大無多責焉。使邇臣無求嬖焉，無以嗜欲貧其家，無親讒人傷其心，家不外求而足，事君不因人而進，則臣和矣。儉于藉歛，節于貨財，作工不歷時，使民不盡力，百官節適，關市省征，山林陂澤，不專其利，領民治民，勿使煩亂，知其貧富，勿使凍餒，則民親矣。」公曰：「善！寡人聞命矣！」故令諸子毋外親謁辟，梁丘據無使受報，百官節適，關市省征，陂澤不禁，冤報者過，留獄者請焉。

景公問晏子曰：「取人得賢之道，何如？」晏子對曰：「舉之以語，考之以

事能諭則尙而親之，近而勿辱以取人，則得賢之道也。是以明君居上，寡其官而多其行，拙于文而工干事，言不中不言，行不法不爲也。」

景公問晏子曰：「臣之報其君何以？」晏子對曰：「臣雖不知，必務報君以德。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令；逢無道之君，則爭其不義；故君者擇臣而使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事之。」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蒞民，所患何也？」晏子對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君臣異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是故君臣同欲，而百姓無怨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入矣。」

【晉義】

【賈】 同任。

【盡忠不豫交】

遇事處忠，不先結交于君。

【任】 左傳作恃。

【明主】 左傳作盟主。

【朝歌】

賈逵注國語：朝歌管邑。杜預注：朝歌，今屬汲郡，非地同名。

【太行孟門】

左傳襄二十三年，史記齊世家莊公四年事。杜預注：孟門晉隘。道太行，在河內郡北。

【茲於兌】

未詳。

【箚】 左傳作亂。

【逐羣公子】

今本脫字，據左傳增。

【及慶氏亡】

此下有脫文，奪亦見後，（左傳）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北殿其亂六十二云。

【意使令】

任意使人。

【景公伐蔡】

蔡，即萊也。服虔注：左傳：齊東鄙邑。杜預注：蔡國，今東萊黃縣。

【不耗】

今本作耗非。

【道在爲人而失在爲己】

爲人則得，爲己則失也。

【以干霸王之諸侯】

此句疑脫誤。意林作吾欲霸諸侯，若何？孔叢作可以霸諸侯乎？

【數】

孔叢作亟。

【不肯聽】

孔叢作未肯然。

【故臣聞仲尼】

孔叢下有聖人然猶四字。

【居處惰倦】

意林作居陋巷，形近之謬，孔叢作勤惰。

【正】

孔叢作修。

【季次】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家語作公皙克，孔叢作季燕。

【不厚】

孔叢作勤。

【顏回齋雍侍】

孔叢作顏回毋雍侍。國樹字子雍。

【賈豎】

豎，即順假音字。豎當作豎。豎文：豎，從高下也，隸，從高隸也。孔叢作加於。

【未有能士敢以聞者】

孔叢作未能以聞者。

【官未具也】

孔叢作備也。意林作令君未有能侍，故未具也。

【則何謂】

說苑作何爲。一本作可非。

【惰】

說苑作惰。說苑作

【隰朋】

隰成子，莊公曾孫，隰仲之子。史記齊世家：隰朋，徐廣曰：或作廂也。潛夫：志氏姓齊之廩氏姜姓。

【瞻】

爾雅釋詁：近也。

【讞】

當爲讞。(說文)：讞，也。(玉篇)：讞，讞，列切，與讞同，草書水音相似。

【菽甯】

菽，商甯武也。說苑：只作菽。菽，商聲相近。菽，非作菽。菽武，其即甯武與？

【王子成甫】

成，非作公子成父。是。說苑作父。

【東郭牙】姓東郭名牙。(韓非外儲說)桓公問豈吏於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疾吾不如弦商，請立以爲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如習武，請以爲大田。三軍旣成，陳使士視死如歸，吾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爲大司馬。犯加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以爲諫臣。」

【管】說苑作筭，通。

【公曰善】說苑君通篇孔叢，詰墨篇用此文。

【豈州】冀州也，豈冀聲之緩急。

【惛】(說文)不憭也。

【之力】國德州受服室，德力各介韻。

【佐佑】當爲左右。(詩箋)左右，助也。

【之業】烈業爲韻。

【國有什伍】謂管子作內政，以寄軍令也。

【不阿】賈民貧罷私愚阿各爲韻，阿讀如汗。

【諂德】食祿色力聚
德爲韻。

【菽】當爲
木。

【之業】常享烈業
各爲韻。

【假】化假爲
韻。

【竭】啖竭爲
韻。

【妥妥】當爲綬。(爾雅釋詁)綬安也。(玉篇)妥湯果湯回
二切。又云：媿，尙書爲古文綬。說文有綬無妥。

【奄然】闇然。

【鄒滕】(說文)鄒魯縣古邾國章顛項之後所
封。杜預注左傳：在沛國公邱縣。

【雉犇】言捷
也。

【猶稱公侯】姬子霄，滕公爵此云公侯
未詳，晉二國且享魯也。

【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未詳。經親殷當爲親晉，上亦當爲晉
者，周之樹國也。是時魯君屢如晉。

【以變小】疑爾小。

【以遠望魯】言自遠望之。

【齊其有魯與莒乎】魯後并于楚莒，滅于楚，而地入齊。

【田無宇】陳桓子也，須無之子。

【幾】爾雅釋詁：近也。

【景公問于晏子】韓非說苑作桓公問管仲。

【束木而塗之】韓非束作樹。塗當爲涂。(觀文)汗，涂也。

【鼠因往託焉】韓非作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

【熏】韓非韓詩外傳說苑作烟非。

【恐燒其木】韓非作恐焚木。

【恐敗其塗】一本作途是。韓非作恐塗墮。韓詩外傳作恐壞牆。塗，即牆也。

【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

蔽文類聚作出則賣重寒熱，入則辯諷奴。——或收字。——利一作出則賣寒熱，入則比周，與此皆不同，所見本異。韓非外傳作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比惡於君。

同，所見本異。韓非外傳作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比惡於君。

【不誅之則亂】

韓非作吏不誅則亂法。

【誅之則為人主所案】

案，安也言人主安之。韓非作誅之則君不安，亂案為韻。

【據腹而有之】

韓非作據而有之。說苑作察案腹而有之。韓詩外傳作君又覆而育之。案（爾雅釋古）腹厚也，育長也，腹與覆有與育，皆聲相近，據腹言據君之腹心也。

【人有酤酒者】

韓非作宋人有酤酒者。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

【潔清】

潔，營為潔，清，潔皆文。（說文）澗，無垢穢也。玉均疾性切。

【置表甚長】

韓非作蘇轍甚高。

【公狗之猛】

韓詩外傳說苑作公之狗猛。

【挈】

（說文）挈，懸持也。韓詩外傳作持。

【噓】

韓非韓詩外傳作噓。

【齷】(說文)齷，齷也。韓詩外傳作齷。

【左右】韓詩外傳下有者字是。

【壅】當爲也。

【國安得無患乎】沈本注云：或作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治國之患也。韓非外儲說韓詩外傳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以無偪山林】一本脫以字非。

【祈福】祿福爲韻。

【不青】伐責爲韻。

【爲名】(論語)必也正名。

【於國】離絕傾側國各爲韻。禮讀如金日碑。解職皆以單爲聲。

【相親】御預處行親各爲韻。

【不逆】繫糜悖逆爲韻。

【民有如利】

如字疑誤。

【建謀不及義】

一本作建謀者及義。

【吾君亦不務乎是】

言君亦不以是為事。

【其游】

親其交游也。

【榮君】

行聲身君各為韻。

【不取】

舉取為韻。

【不順】

言不順君所為民資順為韻。

【防下隱利】

利之所在，防遠而隱蔽之。

【而求多從君】

求其多從君欲。

【不陳過而求親】

不陳君之過，而求親。逖君親為韻。

【守則】

爾雅釋詁則常也，法也。

【法儀】

(墨子有法術篇)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

【寡人持不仁其無義耳也】

言未嘗行仁義。

【不然北面與夫子而義】

欲北面而事，晏子以其義也。

【縵密不能蘆苴學者詘】

粗知學問不能致密者詘于人。(下玉篇)蘆，郎谷切，非此字也。當爲蘆字省文。(玉篇)蘆，胥五切。

【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爲人用者卑】

孟子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也，卑無高位。

【交游朋友從】

句

【餒】

一本作餒非。

【滅】

黜卑危從窮利得餒義滅各爲韻。

【行己不順】

一本下有不敢以三字非。

【僻】

一本作辟。

【詔德】

劉國德爲釋。

【尙親】檀氏親
爲韻。

【辟】義辟爲
韻。

【身害】利邪害
爲韻。

【事逆】邪實逆
爲韻。

【之理】義遠理
爲韻。

【有難而死】脫死作
使。

【不能與君陷於難】脫死臣道篇
用此文。

【不華】不噴噓
也。

【說人】身人爲
韻。

【乎故】子故爲
韻。

【恠】當爲
吝。

【之義】施及厚義
爲韻。

【而順】人信順
爲韻。

【有罪】事時神姓竊行
容罪各爲韻。

【天形象而贊】當云贊地，今本脫一地
字，因下有地字故。

【不僞】平天姓政德虛物
靡僞各爲韻。

【于崇侯之暴】（韓非說疑篇）
紂有崇侯虎。

【禮梅伯之醢】（韓非難言篇）梅伯醢。（呂氏春秋行論篇）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以禮諸侯於廟。
。文王流涕而咨之。（過理篇）殺梅伯而遣文王，其醢不適也。文王親受以告諸侯。

【能贍】當爲詹若澹，（呂氏春秋）不流則不贍。高誘注：詹，足也；贍，讀如澹。
然無爲之澹。（荀子三制篇）物不能澹。楊倞注：澹讀爲贍，給饜贍爲韻。

【隕失】（說文）振，有所失
也。隕與振聲相近。

【忘國】（大禮）專親人姓
，紀國各爲韻。

【任大】嘗爲任
大臣。

【求嬖】實嬖爲韻。

【無外親謁】不令外人親近于謁也。

【辟梁丘據無使受報】辟去之。(說文)報當單人也，以幸以長，長，服罪也。

【能論】能曉喻也，古喻以言。

【擇君而事之】德義使事爲韻。意林取此文。

【審擇左右左右善】今本脫左右二字據說苑增。

【則善無由入矣】說文政理篇用此文。

晏子春秋卷四

內篇問下第四

景公出游，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至於琅琊，寡人何脩，則夫先土之游？』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聞天子之諸侯爲巡狩，諸侯之天子爲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諺曰：『吾君不游，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游一豫，爲諸侯度。』今君之游，不然，師行而糧食，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之游，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計公掌之粟，藉長幼貧氓之數，吏所委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鍾。公所身見癯老者七十人，賑贍之，然後歸也。

景公問於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食味，方丈好色無別辟，若此何以能率諸侯以朝天子乎？』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變俗以政，下賢以身，管仲君之賊者也。知其能足以安國濟功，故迎之於魯郊，自御禮之於廟。異日君過於康莊，聞甯戚歌止車而聽之，則賢人之風也。舉以爲大田，先君見賢不留，使能不怠，是以內政則民懷之，征伐則諸侯畏之。今君聞先君之過而不能明其大節，桓公之霸也，君奚疑焉？』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晏子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今君左爲倡，右爲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又焉可逮桓公之後者乎？』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

清，其濁無不零途，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遯亡，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堅哉！石乎落落，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無以爲久，是以遯亡也。」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爲臣之道？」晏子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慶善而不有其名，稱身居位不爲苟進，稱事授祿不爲苟得，體貴側賤不逆其倫，居賢不肖不亂其序，肥利之地不爲私邑，賢質之士不爲私臣，君用其所言，民得其所利，而不伐其功，此臣之道也。」

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爲長，列士並學，終善者爲師。」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晏子對曰：「易節欲則民富，中聽則

民安，行此兩者而已矣。」

景公問晏子曰：「國如何則可謂安矣？」晏子對曰：「下無諱言，官無怨治，通人不華，窮民不怨，喜樂無羨賞，忿怒無羨刑，上有禮于士，下有恩于民，地博不兼小，兵強不劫弱，百姓內安其政，外歸其義，可謂安矣。」

景公問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晏子對曰：「莒其先亡乎？」公曰：「何故？」對曰：「地侵于齊，貨竭于晉，是以亡也。」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子大夫以君命，辱在敝邑之地，施貶寡人，寡人受貶矣，願有私問焉。」晏子巡遁而對曰：「嬰北方之賤臣也，得奉君命以趨於末朝，恐辭令不審，譏於下吏，懼不知所以對者。」吳王曰：「寡人聞夫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而曰：「敬受命矣。」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如何則可去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親疏得處其倫，大臣得盡事忠，民無

怨治國無虐刑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親疏不得居其倫，大臣不得盡其忠。民多怨治，國有虐刑，則可去矣。是以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彊，勿失之道，若何？」晏子對曰：「先民而後身，先施而後誅，強不暴弱，貴不凌賤，富不傲貧，百姓並進，有司不侵，民和政平，不以威強退人之君，不以衆強兼人之地，其用法爲時禁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爲衆屏患，故民不疾其勞，此常保威彊，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吳王忿然作色不說，晏子曰：「寡君之事畢矣，嬰無斧鑕之罪，請辭而行。」遂不復見。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羨乎所聞，請私而無爲罪。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同曲之君也，曷爲以子大夫之

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遂循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安危國而不私利焉；僂崔杼之尸，滅賊亂之徒，不獲名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焉。鏗然不滿，退託于族，晏子可謂仁人矣。」

晏子聘於魯，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迷，今吾以一魯國迷，慮之不免於亂，何也？晏子對曰：「君之所尊，舉而富貴，入所以與圖身，出所以與圖國，及左右偪邇，皆同於君之心者也。犒魯國化而爲一心，曾無與二，其何暇有三？夫偪邇於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身之所以危也。詩曰：『芄芃械櫜，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而內得心之誠，是以不迷也。」

晏子聘於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敝邑，竊甚嘉之。寡人受貺，請問安國衆民如何？」晏子對曰：「嬰聞傲大賤小，則國危；慢聽厚斂，則民散；事大養小，安國之器也；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晏以平公問焉，曰：「昔吾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曰：「君饗寡君，施及使臣，御在君側，恐懼不知所以對。」平公曰：「聞子大夫數矣，今迺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如美淵澤，容之，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泳之樂；若淵澤決竭，其魚動流。夫往者維雨乎，不可復已！」公又問曰：「請問莊公與今孰賢？」晏子曰：「二君之行不同，臣不敢不知也。」公曰：「王室之正也，諸侯之專制也，是以欲聞子大夫之言也。」對曰：「先君莊公，不安靜處樂，節飲食，不好鐘鼓，好兵作武士，與同飢渴寒暑。君之強過人之量，有一過不能已焉，是以不免於難。今君大宮室，美台榭，

以辟飢渴寒暑，畏禍敬鬼神，君之善足以沒身，不足以及子孫矣。」

晏子使於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蹙然曰：「諸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子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焉。」平公蹴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誰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

晏子聘于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對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田氏乎？」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公棄其民而歸於田氏，齊醬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田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巨矣，以家量，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民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積朽蠹，而老少凍餒，國都之市，屢賤而踊貴，民人痛疾，或煥咻之。昔者殷人誅殺不當，僂民無時，文王慈惠，

殷衆收恤無主，是以天下歸之，無私與維德之授。今公室驕暴，而田氏慈惠，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無獲民將焉避？箕伯執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太姬，已在齊矣。」叔向曰：「雖吾公室，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弊，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仇。欒卻胥原，孤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而君日不悛，以樂愒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况日不悛，其竟久乎？」晏子曰：「然則子將若何？」叔向曰：「人事畢矣，待天而已矣。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維羊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焉！」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

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與？」

叔向問晏子曰：「正士之義，邪士之行，何如？」晏子對曰：「正士處世，臨衆不阿，私行于國，足養而不忘，故通則事上，使卹其下，窮則教下，使順其上。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不用，則去而不議。其交友也，論身義行，不爲苟戚，不同則疏而不悻，不毀進于君，不以刻民尊于國，故用于上則民安，行于下則君尊，故得衆上不疑其身，用於君不悖于行。是以進不喪亡，退不危身，此正士之行也。邪人則不然，用于上則虐民，行于下則逆上，事君苟進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持諛巧以正祿，比姦邪以厚養，矜爵祿以凌人，夸禮貌以華世，不任于上則輕議，不篤于友則好誹，故用于上則民憂，行於下則君危。是以其事君近于

罪，其交友近于患，其得上辟于辱，其爲生償于刑，故用於上則誅，行于下則弑。是故交通則辱，生患則危，此邪人之行也。」

叔向問於晏子曰：「事君之倫，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曰：「事君之倫，知慮足以安國，譽厚足以導民，和柔足以懷衆，不廉上以爲名，不倍民以爲行，上也；潔于治己，不飾過以求先，不讒諛以求進，不阿以私，不誣所能，次也；盡力守職，不怠奉官，從上不敢惰，畏上故不苟，忌罪故不辟，下也；三者事君之倫也。及夫大賢則徒處與有事無擇也，隨時宜者也。有所謂君子者，能不足以補上，退處不順上，治唐園，考非履，共恤上令，弟長鄉里，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不以上爲本，不以民爲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身，游夸言愧行，自勤于飢寒，不及醜儕，命之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進也不能及上，退也不能徒處，作窮于富利之門，畢志于猷畝之業，窮通行無常處之慮，佚于心，利通不能，窮業不成，

命之曰處封之民，明上之所誅也。有智不足以補君，有能不足以勞民，俞身徒處謂之傲上，苟進不擇所道，苟得不知所惡，謂之亂賊。身無以與君，能無以勞民，飾徒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國。明君在上，三者不免罪。」叔向曰：「賢不肖，信夫，吾每有問，而未嘗自得也。」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辟不用義，正行則民遺，曲行則道廢，正行而遺民乎？與持民而遺道乎？此二者之於行何如？」晏子對曰：「嬰聞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爲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遺道？苟遺民矣，安有正行焉？」

叔向問晏子曰：「意孰爲高，行孰爲厚？」對曰：「意莫高于愛民，行莫厚於樂民。」又問曰：「意孰爲下，行孰爲賤？」對曰：「意莫下於刻民，行莫賤于害身也。」

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於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富無金藏，貧不假貸，謂之嗇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謂之愛。故夫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

叔向問晏子曰：「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曰：「君子之大義，和調而不緣，溪盜而不苛，莊敬而不狡，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劇，行精而不以明，污齊尚而不以遺罷，富貴不做物，貧窮不易行，尊賢而不退不肖，此乃君子之大義也。」

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爲家，傲世樂業，枯槁爲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晏子對曰：「嬰聞古之能行道者，世可以正則正，不可以正則曲。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其曲也不失仁義之理。道用與世樂業，

不用有所依歸，不以傲上華世，不以枯槁爲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而身之所
以安也。今以不事上爲道，以不顧家爲行，以枯槁爲名，世行之則亂，身行之則
危。且天之與地，而上下有衰矣；明王始立而居國爲治矣，政教錯而民行有倫
矣；今以不事上爲道，反天地之衰矣；以不顧家爲行，背先聖之道矣；以枯槁爲
名，則世塞政教之途矣；有明上可以爲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說若道謂之惑，
行若道謂之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樸也，而道義未戴焉。」

叔向問晏子曰：「何若則可謂榮矣？」晏子對曰：「事親孝，無悔往行，事
君忠，無悔往詞，和于兄弟，信于朋友，不諂過，不責得，言不相坐，行不相反，在上
治民，足以尊君；在下莅脩，足以變人，身無所咎，行無所創，可謂榮矣。」

叔向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對曰：「詩曰：『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庶幾，不要幸，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時

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

曾子問晏子曰：「古者嘗有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以成行義者也。」晏子對曰：「察其身無能也，而託乎不欲諫上，謂之誕意也。上昏亂，德義不行，而邪僻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而從邪以求進，故有隱有不隱，其行法士也，迺夫議上則不取也，夫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以爲成行義者也。」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強暴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騫周室之賤史也，不量不其肖，願事君子，

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於世；隱道危行，則不忍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
 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乎？嬰聞之，執二法，裾則不取也，輕進苟合，則不信也；
 直易無諱，則速傷也；新始好利，則無敵也；且嬰聞養世之君子，從重不為進，從
 輕不為退，省行而不伐，讓利而不夸，陳物而勿專，見象而勿強，道不滅，身不廢
 矣。」

【音義】

【景公出游問於晏子】

管子戒篇，作桓公將東游，問于管仲。

【吾欲觀于轉附朝舞】

管子作我游猶軸轉斛。尹知章注：言我之遊，必有所濟，猶軸之轉載斛石。孟子作轉附朝舞。趙岐注：轉附朝舞，皆山名也。星術謂當從管子。趙岐以為山名，

齊因下琅琊推知之，齊實無此山也。猶軸轉斛，蓋欲知軸體轉載斛石，是時齊海運，故景公欲浮舟而南，觀孟子從流上，念信。

【遵】

一本作尊。

【至】

孟子作放。

【琅琊】

琅一本作耶，非耶，當從孟子作耶。趙岐注：齊東境上邑也。

【則】孟子作比。

【天子之】孟子作適。(爾雅釋詁)適，之往也。

【謂之游】管子作春出厚農事之不水者，謂之游。

【秋省實】孟子作斂。

【謂之豫】管子作秋出輔人之不足者，謂之夕。

【吾君】孟子作王。

【我曷】孟子作吾何。

【貧者不補】若當爲者。孟子作饑者弗食。

【謂之亡】管子作夫，謂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孟子作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爲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聖王無流連之遊】管子作先王有游夕之樂。孟子遊亦作樂。

【癯老】一本無老字。(說文)癯，羸病也。

晏子春秋 卷四

【辟】讀如僻。

【濟功】(爾雅釋言) 濟，成也。

【康莊】(爾雅釋宮) 五途取之康，六達謂之莊。

【之風】讀如颯。

【畏之】念懼畏為韻。

【九合諸侯】(爾雅釋詁) 會，合也。管子幼官篇有九會諸侯之令。

【仲父】下父為韻。

【之後】優後為韻。

【何也】變文類案白帖作何如。

【無不零塗】今本作不無。據藝文類聚改。白帖作塗。說文) 汗，塗也。零塗，即汗塗，謂塗壁。

【無不灑除】白帖作洒，洗灑也。塗除為韻。

【漣】說文：漣，水貌。文從水，漣聲。

【詩云】小雅車攻之詩。

【之者其人也】之，未詳。或言往。

【爲長】說如令長。

【中聽】聽，得中也。

【貨竭】一本作調。

【是以亡也】說苑用此文。

【施貺】(詩傳)：貺，賜也。當爲現。

【巡遁】(說文)：巡，視行貌；遁也。漢書平當傳：寶邊遁有驗。師古曰：遁，與循同。刊闕。正俗曰：賈誼過秦論，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遁者，蓋取循聲，以爲邊字也。

【平】說文：平，爲類。

【斧鑕】說文：鑕，鐵斂也。韋益切。古今韻會，讀通作質。

【逡循】（爾雅釋言）逡，退也。漢書成帝傳）逡巡甚懼。

【鍤然】（玉篇）鍤，丑甚切，此當爲以然之假音。

【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迷】諺非作魯哀公問孔子曰：「鄰諺曰：莫三人而迷。」一曰：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迷。」注：舉事不與三人謀，必知迷惑也。

人謀，必知迷惑也。

【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諺非作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于亂。

【犒魯國化而爲一心】諺非作舉魯國盡化爲一，此作犒未詳。

【距本朝之勢】言近臣能距一朝之有勢者。

【以危】治衰危爲韻。

【詩曰】大雅棫樸之詩。

【趨】詩作趨。

【之誠】情誠爲韻。

【是以不迷也】韓非內儲說用此文。

【夫】一本作大夫，然作夫亦是。秦二世刻石：夫下積二畫以爲大夫。

【徹】一本作弊。

【既靜矣晏以】疑有脫誤。

【動流】一本作流勳。

【不可復已】言雨落不上天。

【署】虞鼓署爲韻。

【君之強過人之量】言強力過人強於爲韻。

【有一過不能已焉】不容人過也。

【暑】樹暑爲韻。

【子孫】神身孫爲韻。

晏子春秋 卷四

三二

【殆哉吾過】

明已之臣，亦且不能隱過，故殆也。

【晏子聘于晉】

（左傳昭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

【田氏】

左傳作陳氏。

【公積】

左傳作聚。

【老少】

左傳作三老。

【國都之市】

左傳作國之諸市非。

【昔者】

自昔者至慈惠，左傳聽無。

【孤】

左傳作孤是。潛夫論孤氏晉姬姓也。

【焉避】

惠母水避爲韻。

【悒憂】

（說文）悒，說也，說憂卽樂憂。杜預注：臧非一說詩日月其悒。傳：悒，過也，言樂過當憂。

【之有】

行長氣弊修，尤韻。辨依憂有爲韻。

【讒鼎】

韓非說林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雁往。

【昧旦】

（說文）昧，明也，旦，明也，一曰闇也。杜預注：昧旦，早起非凡。左傳注：見有行本不錄入，惟證其誤。

【其音】

此不成字，序云：章爲長疑，卽爲此。則作長久也，左傳作能。

【死】

死祀爲韻。

【之治】

一本作德。

【詩有之曰】

大雅桑柔之篇。

【進退維谷】

（詩傳）谷，窮也。谷與糶音相近，故云窮。

【論身義行】

義疑當爲議。

【華世】

一本脫華字非。

【君危】

諧誹憂危爲韻。

【爲行】

名行爲韻。

晏子春秋 卷四

【阿以】一本作久非。

【隋】同情。

【唐園】古唐字作唐。

【考非履】：(爾雅釋草)苜蓿。郭璞注：即土瓜也，考之言成。

【不愧行】愧當爲愧。(說文)偉也。

【其身游】楊原注荷子：引無身字。

【愧行】楊原作愧，云與當與愧，義同。

【道廢】義廢爲頽。

【爲本】原本爲頽。

【緣】緣飾。

【溪盜】溪當爲谿，熟也，盜即諛假音。(說文)云：諛，早知也，谿盜而不苛，言不矜矜明察。

【不狡】狡，猾爲莊敬也。王侍御念孫曰：玉篇絞切也，狡與絞同，謂從容中禮而不急切與？

【不銓】銓，經與字假音。(說文)奕，讀若畏傾。王侍御曰：說文銓，卑也；廣雅伏也；銓與踈音同。

【刻廉而不劌】楊倞注荀子：廉，稜也。說文：劌，利傷也。

【木石之樸也】(說文)樸，木素也。高誘注：名呂氏春秋，樸本也，未彫治。

【事親孝無悔往行事君忠無悔往辭】當作事親孝，事君忠，無悔往行，無悔往辭。

【不詔過】杜預注左傳：詔，廢也。

【創】(說文)論傷也，或作創。韻會舉要懲也。

【榮矣】君人創榮，各爲韻。

【詩曰】大雅烝民之篇。

【懈】詩作懈。

【要幸】要與徵通。

晏子春秋 卷四

【俱順】

藝文類聚
作從。

【三心】

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
風俗通孔叢俱作百心。

【事一君】

風俗通二語作傳曰：太平御覽引子思子
曰：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

【識】

太平御覽孔
叢俱作記。

【事百君者也】

孔叢作以一心事百君，君子也。風俗通
過譽篇孔叢詰舉俱用此文。家語作伯。

【柏】

家語作
伯。

【見晏子曰】

家語作伯常
問于孔子曰。

【賤史】

家語作
吏非。

【直行】

家語作
宜行。

【危行】

家語作
宜行。

【自亦無廢者何若】

家語作今欲身亦不廢，道
亦不廢，爲之有道乎？

【對曰】一本無對字。

【執二瀟裾則不取也】

家語作清裾者則不親。王肅注：清裾，略不恭之貌。或瀟當爲清。

【直易無諱則速傷也】

家語作徑易者則數傷。

【新始好利則無敵也】

家語作就利者則無敵，此文未詳。

【從輕不爲退】

家語作從輕勿爲先，從，重勿爲後。

【陳物而勿專】

家語作陳道而勿拂。

【見象】

家語作像，王肅注：像法也。

【身不廢矣】

家語三怒篇用此文。

晏子春秋 卷四

三六

晏子春秋卷之四終

晏子春秋卷五

內篇雜上第五

晏子臣於莊公，公不說，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門，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爲？」晏子入坐，樂人三奏，然後知其爲已也。遂起北面坐地，公曰：「夫子從席，曷爲坐地？」晏子對曰：「嬰聞訟夫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衆而無義，疆而無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謂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遂趨而歸。管籥其家者，納之公財，在外者斥之。市曰：「君子有力于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無力于民而旅食，不惡貧賤。」遂徒行而東，耕于海濱，居數年，果有崔杼之難。

晏子爲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

退，朝而乘，噴然而歎，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從數也？」晏子曰：「吾歎也哀，吾君不免于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弑莊公，晏子立崔杼之門，從者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吾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君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吾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爲死？且吾聞之，以亡爲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爲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其婢子也哉？其緘而從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爲壇三仞，培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楮血，仰天歎曰：『嗚呼！崔子爲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旣在脰，劍旣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信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爲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爲大』

不仁而爲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綬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野，命縣于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三年，毀聞于國，景公不說，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于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于國。景公說，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窳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強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于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窳，而惰民說；決獄阿貴強，而貴強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三邪譽乎外，二讒譽乎

內，三年而譽聞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賢，乃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稱之衣莫若新，人莫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晏子歸，負載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公自治國，身弱于高國，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闢，蠶桑叅收之處，不足絲蛋於燕，牧馬于魯，其責入朝。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景公知窮矣。』

景公之時，飢，晏子請爲民發粟，公不許，當爲路寢之台，晏子令吏重其賃，遠其兆，徐其日，而不趨。三年台成而民振，故上說乎游，民足乎食。君子曰：『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民若使不可，則依物而偶于政。』

景公登東門防民單服，然後上。公曰：『此大傷牛馬蹄矣，夫何不下六尺。』

哉？晏子對曰：『昔者吾先君桓公明君也，而管仲賢相也，夫以賢相佐明君，而東門防全也，古者不爲殆有爲也，蚤水溜水，至入廣門，卽下六尺耳。鄉者防下六尺，則無齊矣。夫古之重變古常，此之謂也。』

景公游于壽宮，睹長年負薪者，而有飢色。公悲之，喟然歎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所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賢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無室者，論而共秩焉。』公曰：『諾！』于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景公探雀殼，殼弱反之，晏子聞子，不待時而入，見景公，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何爲者也？』公曰：『吾探雀殼，殼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殼，殼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

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雀穀，穀弱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曾禽獸之加焉，而况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睹嬰兒有乞于塗者，公曰：「是無歸矣！」晏子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吏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閭，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款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閭，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景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閭，別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于別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于諸侯乎？」晏子對曰：「君勿惡焉！臣聞下無直辭，上有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

下多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則跪直辭禁之，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刖跪倍資無征，時朝無事也。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元端，立于門曰：「諸侯得毋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阿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且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且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且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此二子者，何以治吾國？」

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裝！」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爲者也？」對曰：「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夫社稷之臣，能立社稷，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詞令，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于氓。」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側弁之俄，』言失德也。」

也；屢舞僂僂，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宥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宥之罪也。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我託國于晏子也，以其家貨養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况與寡人謀國乎？」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之棄罇。」公曰：「酌寡人之罇，進之于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罇更之，罇解具矣。」范昭佯醉不說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

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于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景公伐魯，傅許得東門無澤，公問焉，魯之年穀如何？對曰：「陰水決陽，冰厚五寸，不知以告晏子，晏子對曰：『君子也！問年穀而對以冰，禮也。陰水厥陽，冰厚五寸者，寒溫節，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年充衆和而伐之，臣恐罷民敝兵，不成君之意，請禮魯以息吾怨，遺其執以明吾德。』」公曰：「善！」迺不伐魯。

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曷爲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于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禮成文于前，行

成章于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晏子歸報公，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貪于名，小國貪于實，此諸侯之通患也。今魯處卑而不貪乎尊，辭實而不貪乎多，行廉不爲苟得，道義不爲苟合，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道義，殊于世俗，國免于公患。」公曰：「寡人悅魯君，故予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晏子曰：「不君以驪予之地，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爲德矣。」公曰：「善！」於是重魯之幣，毋比諸侯，厚其禮，毋比賓客，君子於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爲重名也。

景公游于紀，得金壺，乃發視之，中有丹書曰：「食魚母反，勿乘驚馬。」公曰：「善哉！知苦言食魚母反，則惡其臊也；勿乘驚馬，惡其取道不遠也。」晏子對曰：「不然，食魚母反，毋盡民力乎？勿乘驚馬，則無置不肖于側乎？」公曰：「

紀有書，何以亡也？」晏子對曰：「有以亡也。嬰聞之：君子有道縣之閭，紀有此言注之壺，不亡何待乎？」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于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好則內拂無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之。」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爲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于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晏子習于禮者？」

晏子既已有事于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遯，是以登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爲能行之。

晏子之魯朝，食進餽，膳有豚焉。晏子曰：「去其二肩。」畫者進膳，則豚肩不具。侍者曰：「膳豚肩亡。」晏子曰：「釋之矣。」侍者曰：「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吾聞之，量功而不量力，則民盡，藏餘不分則民盜，子教我所以改之，無教我求其人也。」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之，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燝之，其圓中規，

雖有槁暴，不復羸矣。故君子慎隱燦。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爲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澁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澁之糜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澁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澁。嬰聞之：君子居必擇鄰，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于塗側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爲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爲至此？」曰：「吾爲人臣，僕于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爲爲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于身，是以爲僕也。」晏子曰：「爲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爲僕三年，吾酒今日

睹而贖之，吾于子尙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誑于不知己，而伸乎知己，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爲彼功誑身之理。吾三年爲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爲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爲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爲臣，請鬻于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察實者不譏其詞，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乃令糞洒改席，尊醢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修途，尊禮不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爲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于扞，而反誑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

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于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慎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時，在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爲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爲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爲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殫其言于我，况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齊有北郭騷者，結罟罔，捆蒲葦織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

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于景公，出犇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于齊君，將出犇。」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養其親者，身仇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而從，造于君廷，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國之必侵，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其友因奉託而謂復者曰：「此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又退而自刎。景公聞之大駭，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

景公謂晏子曰：「吾聞高糾與夫子游，寡人請見之。」晏子對曰：「臣聞之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祿仕者不能正其君，高糾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于嬰之行特祿之臣也，何足以補君乎？」

高糾事晏子而見逐，高糾曰：「臣事夫子三年，無得而卒見逐，其說何也？」晏子曰：「嬰之家俗有二，而子無一焉。」糾曰：「可得聞乎？」晏子曰：「嬰之家俗問處，從容不談議，則疏，出不相揚美，人不相削，行則不與，通國事，無論驕士慢知者，則不朝也。此三者，嬰之家俗，今子是無一焉。故嬰非特食餽之長也，也是以辭。」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蠶衰斬首，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曾子以聞孔子，孔子

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駭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乎！」

【音義】

【來爲】

已說來
爲韻。

【及其身】

義禮賢身
各爲韻。

【噴】

一本作噴（說文）噴，去息也。
或作噴。字林：噴，息也。

【袒免】

免即絕
省文。

【既弒】

後漢書注，太
平御覽作殺。

【埒】

當爲坎。（說文）陷也。（
玉篇）亦與坎同，苦感切。

【受其不祥】

後漢書注作
明神視之。

【所殺七人】

韓詩外傳作十餘人，
新序作八十人。

【次】

後漢書注
作而後。

【崔子】

後漢書注，新
序作崔子。

【而弑】後漢書注，
新序作殺。

【俛而飲血】後漢書注，作若有能復嶺氏，而嬰
不與盟，明神視之，遂仰而飲血。

【子變子言】後漢書注，
作子與我。

【子不變子言】後漢書注作
子不與我。

【失其志】後漢書注
作意。

【回】後漢書注
韓作愆。

【非義】韓詩外傳
作仁。

【子獨不爲夫詩乎】今本作天討乎，形相近，字
之誤也，據呂氏春秋訂正。

【詩云】大雅旱麓
之篇。

【莫莫葛藟】詩及呂氏春秋韓詩外
傳作藟是，俗作藟。

【施】呂氏春秋
作延。

晏子春秋 卷五

【愷悌】

詩作豈弟。呂氏春秋作凱弟。愷悌正字，豈通凱，悌俗字。

【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

韓詩外傳作嬰其可回矣。新序嬰可謂不回矣。

【宜兵推之】

高誘注：淮南子晏子不從蚩尤之盟，將見殺，晏子曰：「一句駭何不句，直才何不推，不推不殺。」

【嬰不革矣】

新序作嬰不之回也。

【遂舍】

後漢書法作釋。

【而爲小仁】

言其會已。

【授】

呂氏春秋作受。

【綏】

韓詩外傳作綏非。

【而乘】

太平御覽作晏子不與盟而出上車。

【撫】

新序作附。呂氏春秋作撫其駭。

【野】

太平御覽作山一作山野。

【廚】太平御覽作庖廚，新序作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廚，文義不逮此矣。

【繫】太平御覽作懸。

【詩云】鄭風羔裘之詩。

【彼己之子】詩作其。

【舍命不渝】韓詩外傳作偷。(詩箋)舍，猶處也。據此當為捐舍。鄭說非。詩傳偷，變也。據韓詩亦可讀為偷生之偷。

【晏子之謂也】呂氏春秋知命篇新序義勇篇韓詩外傳傳用此文。

【東阿】(左傳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預注：齊之阿邑。齊威王烹阿大夫，卽此。(元和郡縣志)東阿縣，漢舊縣也。春秋時齊之柯地，按此已名東阿，則漢縣承古名。又本草經已有阿膠，阿柯通。

【三年】阿林作治意三年。

【召而免之】一本脫而字非。意林作召而問之。

【召而賞之】藝文類聚此下有辭而不受四字，疑此脫。

【蹊】說文徑或从足作蹊。(玉篇)蹊，徑也。

【不避】(意林)不畏強貴，此下疑有貴強二字。從人以與下貴強重出，故脫之。

【體不過禮】(意林)作不能過禮。

【今臣謹更之】(意林)作臣請改轍更治，三年必有變也。

【當賞者宜誅】(藝文類聚)作昔者墨之所治者當賞，而今所以治者當誅。

【相知情】(藝文類聚)作相知情實。

【墾辟】(玉篇)墾，若根切，耕也，治也，辟當爲開。

【叅收】(叅，與參通。)(說文)捆，叅束也。(玉篇)叅，法緩切。

【墨子】(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名墨，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饑】(一本作饑非)。

【重其貨】(說文)貨，庸也，言重其庸直。

【趨】(讀如促)。

【則依物而偶于政】

物，事也。言據事而不
違于政事，謂爲察。

【東門防】

（說文）
防礙也。

【蹄】

此蹄字
省文。

【溜】

（說文）澗，屋水
流也，溜同澗。

【鄉者】

鄉即鄉
省。

【則無齊矣】

言國皆
漂沒。

【古常】

（附雅釋詁）古，
故也，法，常也。

【壽宮】

齊桓公死于此
宮，見前。

【長】

藝文類聚作書義，
同。長讀令長。

【饑】

藝文類聚
作飢。

【共】

說苑作
供。

【饒寡有室】

說苑貴德篇用此文。

【戲】

（爾雅釋鳥）生哺戲，郭璞注：鳥子須母食之。魯語鳥獸戲卵。（文子上德篇）戲卵不探。（方言）鶩子及鶩雛皆謂之戲。

【不待時】

說苑作諱。

【逡巡】

（爾雅釋言）逡，退也。（說文）巡，視行兒。

【聖王】

藝文類聚作人。

【當聖王】

一本作人。

【是】

藝文類聚作道。

【此聖王之道也】

說苑貴德篇用此文。

【可立而以聞】

說苑貴德篇用此文。

【閨】

（爾雅釋宮）宮中之門謂之閨，其小者謂之閨。

【則跪】

跪足也。（荀子勸學篇）蹇六跪而二蹇。（說文）跪字作足，則足者使守門是也。

【擊】太平御覽
一作擊。

【齋款】說苑作
款。

【公慚而反不果出】今本作公慚而出，反不
果，據太平御覽訂正。

【見戮】言戮
辱。

【隱君】太平御覽作隱君
是。一作隱君。

【受諫】善諫為
韻。

【無征】說文作
正。

【時朝無事也】說苑正諫篇
用此文。

【夜移于晏子】太平御覽
有家字。

【款】說苑太平御
覽作報。

【元端】太平御覽作朝衣。(說文
一)襦衣正幅。端與襦通。

晏子春秋 卷五

【夫布】

太平御覽
一作鋪。

【司馬禳苴】

（史記列傳）司馬禳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晏嬰乃薦田禳苴，

【介冑】

介與甲同。

【將軍】

說苑作夫子諤。

【左操瑟】

說苑左作右，下作左。

【而出】

太平御覽作至。

【微此二子者】

說苑太平御覽作微彼。

【僅得不亡】

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暖】

說苑作熱。

【奉餽】

說苑作廚養，餽與饋通。

【茵席】

（說文）茵，車重席。（說苑）茵，席作田澤者，言獵獸取裘，亦通。

【別】說苑作辨。

【其宜】稷理宜為韻。

【不見晏子】說苑臣術篇用此文。

【大夫】一本作匹夫非。

【音也】一本作者也。

【詩云】小雅賓之初筵詩。

【屢】此屢言文，當為藪。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詩無此二句。

【賓之罪也】說苑賓作賓主非。

【嬰已】說苑作以。

【養】說苑作善是。

【而况與寡人謀國乎】說苑反質篇用此文。

【欲伐】後漢書注作政。

【往觀焉】文選注作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

【觴】韓詩外傳作錫，新序作酌。

【酣】一本作醉。

【范昭曰】文選注作起曰。

【棄罇】韓詩外傳作願君之梓樽以為壽。新序作願請君之樽酌。後漢書注作序酌。文選注作願得君之樽為壽。按說文樽酒器也，或作寡玉斝或作樽。又云樽同樽，是樽為飲皆尊字之俗。

【公曰酌寡人之樽】文選注作公令左右酌樽以獻，後漢書注作公曰酌。

【范昭已飲】一本作飲之非。

【晏子曰】文選注後漢書注作曰飲。

【徹】後漢書注作徹俗字。文選注作徹去之。

【舞】文選注作
儻俗字。

【謂】韓詩外傳文
選注作願。

【調】韓詩外傳文
選注作奏。

【冥】韓詩外傳文選注作盲。
冥盲，音義俱相近。

【不知】新序作
識。

【以報】文選注作一
謂字非。

【伐也】韓詩外傳文
選注作并。

【試】後漢書注
作慚。

【識】韓詩外傳文選注
後漢書注作知。

【其禮】韓詩外傳文
選注作樂。

【而大師知之】文選注：下云于
是輟伐齊謀。

晏子春秋 卷五

【仲尼】

文選注作孔子。

【可謂折衝矣】

文選注作魯不出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後漢書注作起于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按衝者，車折挫之也。

【而太師其與焉】

韓時外傳新序雜事篇用此文。

【傅許】

傳讀附，晏子有蟻傅篇。

【東門無澤】

姓東門字無澤。

【年穀】

說文季穀熟也。

【對曰】

今本脫曰字，據太平御覽增。

【以告晏子】

太平御覽作公問晏子。

【和則年穀熟】

太平御覽作寒溫節則政平，政平則上下和，上下和則年穀熟。

【不成君之意】

太平御覽作巨恐疲兵而無成。

【怨】

太平御覽作怨。

【迺】太平御覽
作途。

【山陰數百社】蓋泰山之陰也，史記集解賈
逵曰：二十五家爲一社。

【子叔昭伯】（左傳昭十六年）有子叔昭伯，杜預注
：昭伯之子，子服則也，疑卽此人。

【通】一本作公，按下
文亦作公患。

【景公遊于紀】今本脫景字。據太平御覽增。（據地志）劇萬州
縣也，今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紀國。

【得金壺】今本脫得字，一本緘字非，據
太平御覽蓋部引此文證正。

【丹書】一本作月書，據
太平御覽改。

【駑】脫文無此字，（字林）駑也。
（玉篇）乃乎切，最下馬也。

【鯨】（說文）鯨，銜具也
，（玉篇）先刀切。

【紀有書何以亡也】謂其言可傳，
不當亡國。

【懸之閭】古入門席
皆有銘。

晏子春秋 卷五

晏子春秋 卷五

三四

【注之壺】

一本作罇，一本作其，皆非。罇壺爲韻。

【吾少之時】

一本作吾之少時。

【愚者】

太平御覽作人。

【噫】

（說文）飯案也。

【雖速】

太平御覽作悔。

【亦無及已】

（說苑雜言篇）晏子爲越石父也。

【晏子使】

韓詩外傳作聘。

【檻】

檻，疑當爲楹字之誤也。

【遯】

初學記作遠。（說文）遯疾也，續文作遯。

【仲尼送之】

（初學記）仲尼送之反，命門弟子曰。

【不計之義】

初學記作不法之禮。

【維晏子爲能行之】

韓詩外傳用此文。

【曾子將行】

（說苑）曾子從孔子于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禮記亦有晏子曾子之言，而楊倞荀子謂晏子先于曾子注曾子之父猶爲孔子弟子，此云送曾子，豈好事者爲之與？其言謬甚。

【軒】

說苑作財，非軒與言爲韻。

【不若以言】

意林作贈人以財不以言。太平御覽作不若贈人以言。

【請以言】

荀子作曾子行，晏子從于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于君子贈吾子以言。」

【燂】

今本作揉，據楊倞荀子注所引訂正，（說文）揉，風中木也。（玉篇）而九切，以火風木。（曲考王配）揉輻必齊。鄭氏注：揉，以火槁之。荀子勸學篇作輜。按揉俗字，輜借字。

【圓】

楊倞法作圓。

【槁暴】

（考工記）鍛雖敗不惑。鄭氏注謂藏藏暴陰，柔後必槁，滅端革暴起。陸德明音義暴少角反，劉沛木反，一音蒲報反，楊倞注槁枯暴乾。

【不復羸矣】

楊倞注羸。荀子勸學篇木直中繩，揉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輕使之然也。按羸挺聲相近。

【故君子慎隱燂】

（荀子大略篇）君子之屬栝，不可不謹也，慎之隱與隱通，謂隱栝。（荀子性惡篇）拘木必將待隱栝，焜煇然後直。

【和氏之璧】

藝文類聚引琴操，——蔡邕作，——卞和者，楚野民，得玉璞。——初學記有此字，可獻懷王。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玉石以爲欺誑，斲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云云。按晏子以

稱和氏之璧，則非懷王時事，平王之前有靈王，亦非懷王子。蔡雖錯誤，不可反以疑此書。

【井里之困也】厥，石也。晏子春秋作井里之困也。謝侍耶按說文，糜，門搥也，搥，門槩也，搥，門槩也，意林不解，乃

改爲璞。星衍案宋人刻石稱門槩爲石槩根，厥與困，蓋言石槩耳。

【存國之寶】意林作則成寶。

【蘭本】蘭與薰，本二草名也。神農本草經蘭草一名水香，薰本，一名鬼殖，一名地新。陶宏景云：今東園有蘭澤

，是爲芷。當是一則本又——菴誤——疑根也。

【澁之苦酒】高誘注呂氏春秋：澁，漬也。澁，讀澁釜之澁。荀子大略篇作漸于蜜醴。勸學篇作其漸之澁。

【不佩】荀子勸學篇作服佩，與服聲義皆相近。

【糜醴】說苑作鹿醴，疑爲澁酒之源。當是蘭本。或澁以醴，乃發其香。

【而買匹馬矣】說苑作既成則易以匹馬。

【所澁】一本作蕩非。

【必求】一本脫必字。

【擇鄰】今本作居。讀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訂正。說苑作處。荀子勸學篇作鄉。

【辟】讀如避。

【汨常】說苑作反常，(說文)汨，澗也，(玉篇)汨，亦汨字。汨，古沒切，汨沒，按汨字從日，與汨雜字異。

【不可不慎也】意林作可不慎乎！荀子天略篇說苑談叢篇用此文。

【中牟】史記集解韜地志云：河南中牟縣。獻侯自耿徙此。賈曰：中牟在春秋之時，是鄭之疆內也，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按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

汲冢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鄆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濮水之北。索隱此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正義按五鹿在魏州元城縣東十二里。鄆即相州。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中牟山，蓋中牟山在此山側也。

【反】太平御覽作表。

【負芻】史記正義作薪。

【吾爲人臣僕于中牟見使將歸】言庸身爲僕也。呂氏春秋新序齊人聚。——新序作聚。——之史記承其誤，則云越石父在縲紲中。按此云負芻見於途側，又云見

使將歸，又云我猶且爲臣，請歸于世，則非罪人也。

【何爲爲樸】

今本下爲字作之，據文選法改。

【是以爲僕也】

太平御覽作不免穢凍爲人臣僕。一作凍餓爲人臣僕。

【以贈之】

使償其備直也。呂氏春秋新序文選注太平御覽俱作贈。

【怒】

文選法作立。

【暴也】

疾也。(詩傳)

【申】

新序作信。

【臣我】

文選法作臣僕。

【嚮】

新序作向是。

【出見之】

一本作出請見。

【之意】

呂氏春秋作志。

【不譏其辭】

呂氏春秋作察費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譏辭。新序同。

【尊醮】

（說文）醮冠娶禮祭。
（玉篇）子肯切。

【此全功之道也】

呂氏春秋觀世篇新
序節士篇用此文。

【晏子薦以爲大夫】

史記列傳
用此文。

【泯子午】

姓名，字
子午。

【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未詳。

【北郭騷】

姓北郭
名騷。

【結果罔】

今本罔作果，據呂氏春秋訂正。（說
文）罔，罔罔也。徐鉉曰：罔，書作罔。

【捆蒲葦】

捆當爲捆：（說文）糞，束也。（玉篇）始有捆字，口衰切，繒
也，拆也，糞組也。呂氏春秋作捆。案捆正字，捆借字，捆俗字。

【織屨】

呂氏春秋作織屨。
履法一作蒹履。

【踵門】

（說文）踵，
曰往來貌。

【願乞所以養母者】

藝文類聚作
託以養母。

晏子春秋 卷五

【奔】藝文類聚
作奔。

【養其】藝文類聚
作一。

【身伉】高誘注呂氏春秋伉，(玉篇)
去浪切。說苑藝文類聚作更。

【奉筓而從】今本脫筓字，據
呂氏春秋增。

【造于君庭】藝文類聚作
造造君庭。

【不若死】呂氏春秋藝文
類聚作先死。

【請以頭託】說苑作請
絕頭。

【奉以託退而自刎】本作奉以退。據呂氏春秋作奉以託，藝文類聚作乃自殺。刎，當爲殞(荀子疆國篇)；
是猶欲壽而殞類，楊倞注：殞，當爲刎，非也。呂氏春秋離俗篇：退而自殺。說文；

殞，終也，
或作歿。

【復者】呂氏春秋
作觀矣。

【駟】(說文)驛傳也，呂氏春秋作驛，
說苑注：驛，傳車也，說苑作驛。

【亦愈不知士甚矣】

呂氏春秋士節篇說苑報德篇用此文，說苑作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文視此多劣。

【高糾】

說苑作繆，糾繆聲相近。

【正其君】

說苑作不能成政。

【嘗干嬰之行】

說苑作干嬰之過，補嬰之闕。

【特祿】

說苑作逃。

【何足以補君乎】

說苑君道篇用此文。

【之長也是以辭】

一本脫下三字。

【晏桓子】

名弱。

【麤衰】

左傳作縗。（說文）縗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

【食粥】

左傳作糜。

【唯鄉爲大夫】

鄭氏注：此平仲之謙辭也，言己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段耳。左傳邲公十七年文同，又見家語。

晏子春秋 卷五

【以聞】

家語作
聞。

晏子春秋卷六

內篇集下第六

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賣馬肉於內也。公何以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踰月而國莫之服。

齊人甚好鞞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迺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鞞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而棄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民不能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景公政於梧丘，夜猶早，公姑坐，睡而嘗，有五丈夫北面韋廬，稱無罪焉。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嘗。公曰：「我其嘗殺不辜，誅無罪邪？」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啖五丈夫，害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五丈夫之丘，此其地邪？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曰：「嘻！」令吏葬之，國人不知其嘗也。曰：「君憫白骨而況於生者乎？不遺餘力矣，不釋餘知矣。」故曰君子之爲善易矣。」

景公爲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柏常騫曰：「君爲臺甚急，臺成，君何爲而不踊焉？」公曰：「然有鼻，昔者鳴聲無不爲也，吾惡之甚，是以不踊焉。」柏常騫曰：「臣請讓而去。」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爲置。」白茅公使爲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鶉聲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鶉當陞，布翬伏地而死。」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亦能

益寡人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亦有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宮趣具。騫之所求，柏常騫出，遭晏子於塗，拜馬前。騫辭曰：「爲禳君鵠而殺之，君謂騫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壽乎？』騫曰：『能！』今且大祭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能爲君請壽也。雖然，吾聞之：維以政與德而順乎神，爲可以益壽，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兆有見乎？」對曰：「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汝以是乎？」柏常騫俯有聞仰而對曰：「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汝薄斂，毋費民，且無令君知之。」

景公新成柏寢之臺，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公召大匠曰：「室何

爲夕？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爲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爲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爲之。」明日，晏子朝，公曰：「先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曷爲夕？」晏子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樞星，彼安有朝夕哉？然而以今之夕者，周之建國，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蹙然曰：「古之臣乎？」

景公病水，臥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鬪，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夢與二日鬪，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於閭，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與公鬪，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所爲也。」占夢者曰：「請反具書。」晏子曰：「母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鬪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

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國子請公曰：「職當撫瘍。」高子進而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大小何如？曰：「如豆。」墮者何如？曰：「如履辨。」二子者出，晏子請見，公曰：「寡人有病，不能勝衣冠，以出見夫子，夫子其辱視寡人乎？」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刷手，溫之，發席，傅薦，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璧。」其墮者何如？曰：「如珪。」晏子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

僮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便於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僮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邪？」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爲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

『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於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邪？』王笑曰：『聖人非所與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景公使晏子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削而並食之。楚王曰：『當去削。』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削。今者萬乘無教令，臣故不敢削，不然，臣非不知也。』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字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騶馬以朝，是隱

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其爵，莫尊於子，祿莫重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騶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騶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爲彰君賜乎？爲隱

君賜乎？」公曰：「善爲我浮無宇也。」

田桓子見晏子獨立於牆陰，曰：「子何爲獨立而不憂？何不求四鄰之學士可者而與坐？」晏子曰：「共立似君子，出言而非也，嬰惡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坐？且君子之難得也，若美山然，名山旣多矣，松柏旣茂矣，望之相相然，盡目力不知厭，而世有所美焉。固欲登彼相相之上，仡仡然不知厭，小人者與此異，若部婁之未登，善登之無蹊，維有楚棘而已。遠望無見也，俛就則傷，嬰惡能無獨立焉？且人何憂靜處遠慮，見歲若月，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安用從酒？」田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守尊，謂之從酒也。」

變氏高氏欲逐田氏鮑氏，田氏鮑氏先知而遂攻之，高強曰：「先得君田鮑安往？」遂攻虎門。二家召晏子，晏子無所從也。從者曰：「何爲不助田鮑？」

晏子曰：「何善焉？其助之也。」「何爲不助欒高？」曰：「庸愈於彼乎？」門開，公召而入，欒高不勝而出。田桓子欲分其家，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君不能飭法而羣臣專制，亂之本也。今又欲分其家，利其貨，是其制也。子必致之公。且嬰聞之：廉者政之本也，讓者德之主也。欒高不讓，以至此禍，可毋慎乎？廉之謂公正，讓之謂柔德，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怨利生孽，維義可以爲長存，且分爭者不勝其禍，辭讓者不失其福，子必勿取！」桓子曰：「善！」盡致之公，而請老於劇。

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晏子勿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迺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

幅之，使無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橐邑，反市者十一社。晏子辭曰：「吾君好治宮室，民之力弊矣；又好盤游翫好，以飭女子，民之財竭矣；又好興師，民之死近矣；弊其力，竭其財，近其死，下之疾其上甚矣！此嬰之所爲不敢受也。」公曰：「是則可矣。雖然，君子獨不欲富與貴乎？」晏子曰：「嬰聞爲人臣者，先君後身，安國而度家，宗君而處身，曷爲獨不欲富與貴也？」公曰：「然則曷以祿夫子？」晏子對曰：「君商漁鹽，關市譏而不征，耕者十取一焉，弛刑罰，若死者刑，若刑者罰，若罰者免。若此三言者，嬰之祿君之利也。」公曰：「此三言者，寡人無事焉，請以從夫子。」公旣行，若三言，使人問大國，大國之君曰：「齊安矣！」使人問小國，小國之君曰：「齊不我加矣！」

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悅。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以告景公。旦日

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善爲師也。今封易嬰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不施於民，是爲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爲也。進取於君，退得罪於士，身死而財遷於它人，是爲宰藏也，智者不爲也。夫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足於中免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得；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邪？故再拜。」

而不敢受命。」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五卯菘菜而已。左右以告公，公爲之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晏子對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爲地五百里，爲世國長。自太公至於公之身，有數十公矣，苟能說其君以取邑，不至公之身，趣齊搏以求升土，不得容足而寓焉。嬰聞之：臣有德益祿，無德退祿，惡有不肖父爲不肖子爲封邑，以敗其君之政者乎？」遂不受。

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節受於上者，寵長於君；儉居處者，名廣於外；夫長寵廣名，君子之事也，嬰獨庸能已乎？」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溢羃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垲者。」晏子辭曰：「君之先在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

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而屨賤。」公愀然改容，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迺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維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迺許之。

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夕見爲夫子築室於闔內，可乎？」晏子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結，維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承令，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請辭！」

景公有愛女，請嫁於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邪？」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

晏子朝，乘弊車，駕駑馬，景公謂之曰：「嘻！夫子之祿寡邪？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游士，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說，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臣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國之民，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服飲食，而不

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

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炙三弋五卯，苦菜耳矣。公聞之，往燕焉，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子之家，如此其貧乎？而寡人不知，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以世之不足也，免粟之食飽，士之一乞也；炙三弋，士之二乞也；五卯，士之三乞也；嬰無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食，君之賜厚矣。嬰之家不貧。」再拜而謝。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爲者常成，行於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吾自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矣，齊大夫未有老辭邑者矣，今夫子獨辭之，是毀國之故，棄寡人也不可。」晏子對曰：「嬰聞古之事君者，稱身而食，德厚而受祿，德薄則辭祿。德厚受祿，所以明上也；德薄辭祿，所以潔下也。嬰老薄無能而厚受於祿，是掩上之明，污下之行，不可。」公

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至子孫，豈不可哉？』對曰：『昔者管子事桓公，桓公義高諸侯，德備百姓。今嬰事君也，國僅齊於諸侯，怨積乎百姓，嬰之罪多矣，而君欲賞之，豈以其不肖父其不肖子，厚受賞以傷國民義哉？且夫德薄而祿厚，智慥而家富，是彰污而逆教也，不可！』公不許。晏子出，異日朝，得閒而入邑，致車一乘而後止。

晏子病將死，其妻曰：『夫子無欲言乎？』子曰：『吾恐死而俗變，謹視爾家母變爾俗也。』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及壯發書之。』言曰：『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

【音義】 【男】一本作男，子是。

【而賣】賣，書作賈，實，義亦如此。二字，義通，未詳孰是。

【馬肉于內也】說苑作未買，馬肉也。

【國莫之服】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穀擊】(說文)擊，輻所湊也。

【日穀擊】太平御覽作犯穀。

【而棄】說苑作棄而。

【不能】說苑作不肯。

【莫若教也】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畋】文選注作田，太平御覽作遊。

【梧丘】(爾雅釋丘)常塗梧丘。

【坐睡】(說文) 睡坐寐也。

【有五丈夫】文選注作一丈夫。

【韋廬】說苑作倚廬，文選注作徒倚。

【畋】文選注作出畋，太平御覽作田。

【畧而駭獸】文選注作來驚獸非。

【故殺之斷其頭】太平御覽作故并斷其頭。

【而葬】太平御覽作埋。

【公令人掘而求之】文選注令作命。太平御覽作掘其葬處求之下，有果如其言非。

【同穴】文選注作孔。(廣雅釋言) 竅，孔也，孔即穴。

【嘻】諺音文。

【曹】一本作夢非，此書多以曹爲夢焉。

【君憫白骨】文選注作公令厚葬之，乃恩及白骨，

【知】說苑作智。

【君子之爲善易矣】說苑君子作人君，辨物難用此文。

【不踊】說苑作通，下同，言不到也，踊豈是踊之誤。

【柏常齋】字伯常名齋。

【臬】(詩大雅瞻卬)爲臬爲臬。傳：鴟臬，鴟擊之鳥。(爾雅釋鳥)有臬鴟。郭璞注：土臬。(說文)臬不孝鳥也，日至掃臬森之，以鳥頭在木上。按此即說文所云鴟，舊舊留也，舊或作傑。(莊子秋水篇)鴟鴞，夜撮蚤察毫末，盡出，睨目而不見丘山，卽此物。一名雖。(說文)鴟雖也，一名雖。爾雅維鴟。——素經——賈誼賦謂之臬。高誘注：江南謂之鴟。舍人注：謂使罷，此南陽名鴟，又作格，其鳥晝伏夜行，爲怪也。——音義：——鼓造皆卽此物耳。此書下一作鴟者，臬字之假音，亦與鴟聲相近。臬與鴟，實二鳥也。(爾雅)鴟鴞，鴟鴞。注：鴟鴞一名鴟鴞，與所注鴟鴞不同。

【臠】一本作禱非。

【鴟】鴟與臬通皆聲相近，故借鴟類字爲之。一書前後各異，傳寫之失也。

【翌】說苑作翼，此假音。

【福兆】說苑作名。

【仰】一本作仰非。

【薄斂】說苑作薄賦。

【且無】說苑脫無字非。

【令君知之】說苑辨物篇用此文。

【柏寢之臺】（封禪書）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子柏寢。」而此云新成，又召大匠責之，則是景公時，始有此臺，少君固妄言也。括地志云：柏寢臺在晉州千乘縣東

北二十里。

【師開】樂師名開。

【室夕】王侍御念孫曰：夕與邪語之轉也。呂氏春秋明理篇是正坐于夕室也，其所謂正乃不正矣。高誘注：言其室邪不正，徒正其坐也，夕又有四義。（周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鄭氏注：不正東鄉，不正西鄉

方，以尊周也。

【公曰】太平御覽作公說之曰。

【具書】

今本具作其，據風俗通改。太平御覽作晏子說其夢，占夢者皆，反其書非。

【毋反書公】

風俗通下有無所病三字。

【已將】

太平御覽作將愈也。

【之力】

風俗通太平御覽作功。

【教臣】

風俗通下有對字。

【且】

風俗通作將。

【以占】

風俗通作臣非。

【則不信矣】

意林作使占夢者占之，占者至門。晏子使對曰：「公病陰也，與二日闕，日陽也，不辟，疾將退也。」三日而愈，公賞占夢者。占夢者辭曰：「晏子之力也。」公問晏子，晏子曰：「臣若自對也。」

也。則不信也。」

【使臣】

風俗通下有身字。

【公兩賜之】

風俗通作公召吏而使兩賜之。

【不蔽人之能】

周俗通就與
篇用此文。

【疽】

（說文）
久癰也。

【瘍】

（說文）瘡頭創也。非此義，瘡，瘍也，蓋
瘡音癢。（玉篇）瘡同瘡，音按馭疽瘡。

【熱何如】

意林作欲見不得，
問園子，園子曰。

【如未孰李】

意林作色如日，
大如未孰李誤。

【墮】

墮與髓聲相近。（玉篇）櫛
狹長也，墮或謂下陷者也。

【屨辨】

（爾雅釋器）革中絕謂之辨。孫炎注：辨半分也，
郭璞注：中斷皮也，屨屨以皮爲之，中裂似瘡與？

【刷】

刷與刷
逆。

【蹙】

說苑作蹙非。（玉
篇）蹙初又切。

【蹙】

一本俱作蹙，蹙俗字，當爲
蹙。一書互異，寫者之失。

【不敏】

說苑作佞，佞與敏聲相近，知古人稱不佞者
，諛不敏也。或以爲不敢諂佞者，未然矣。

【以諸侯之禮】說苑奉使篇用此文。

【以晏子短】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晏子短小使楚，意林作楚王以晏子短小。

【楚人爲】意林作楚人作。

【延】太平御覽作延。

【使狗國者】意林作往許狗國。

【使楚】意林作使入楚初學記作秦使楚。

【此門】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狗門。

【更道從大門入】意林作不可從狗門入也，遂大門入。

【齊無人邪】太平御覽作今齊無人邪？使子爲使，今本無下四字意林作齊之臨淄，都無人邪非。

【成陰】說苑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作陰。據下云成雨則當爲陰。

【踵】（說文）踵，跟也。踵，追也經典多通用踵。

【何爲】適林作容，太平御覽作謂。

【不肖者使不肖主】太平御覽作使賢者使于賢國，不肖者使于不肖之國，一亦作主，今本主作王非，說苑亦作主。

【故直使楚矣】太平御覽作楚王耳，一作也，說苑奉使篇用此文。

【將至楚】說苑楚作荆，太平御覽作聘楚。

【淮】說文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淮俱作江。

【則爲枳】（列子湯問篇）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櫟，碧櫟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化爲枳焉。說苑作江南有櫟，齊王使人取之，而櫟之江北，此爲不櫟，乃爲

枳。說文枳木似櫟。

【嬉】一本作戲。（說文）戲，說樂也。

【寡人反取病焉】意林作晏子使，楚王令左右縛一人作盜者過，王問何處人也？對曰：「齊人也。王視晏子

楚則盜，臣不知也。」楚王自取弊耳。藝文類聚二十五八十八，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九，用此文不同，皆以意改之，故不備錄。說苑奉使篇用此文。

【並】說苑作并。

【當去剖】說苑上有橋字。

【不然】說苑脫不字。

【臣非不知也】錄詩外傳說苑奉使篇用此文。

【田桓子】說苑田作陳。

【浮】高誘注：淮南浮猶罰也。

【麋鹿之裘】(玉藻)麤裘者軒麋，彌大夫之服。

【棧軫之車】(孝工記)棧車欲身，鄭氏注：土乘棧車。(說文)棧，欄也，竹木之車曰棧，(玉藻)仕殺切。(孝工記)車軫四，尺鄭氏注：軫與後橫木。

【而駕齋馬以朝】太平御覽作晏子衣細布之衣，而頡裏棧軫之車，而駝馬以朝，與今本大異，不知何故。麋裘本彌大夫之服，駕字又篆文，所無疑，後人貸改加蓋此馬爲之。

【君命浮子】(禮記)投壺若是者浮。鄭氏注：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命浮」。晏子時以罰，桑丘據浮，或作匏或作符，按此書乃浮無字，與鄭氏所引不同，疑尚有軍出之聲，爲後人刪去。

【之爵】今本作其爵，據說苑改。

【是則】說苑作則是。

【以顯】今本作尊，據說苑改。以下云非敢爲顯受知之。

【古之賢臣】今本作君，據說苑改。

【國族】今本作因族，據說苑改。

【君之外隸臣之所職】今本作內，據說苑改。

【播亡】今本作亡，據說苑改。

【意者】說苑作主者，誤。

【閒士】說苑作簡士。

【爲我浮無字也】說苑臣道篇用此文。

【若美山然】藝文類聚作華。

【盡目力不知厭】藝文類聚作君子若華山，松栢既多矣，認之今日不知厭。

【仡仡】(說文)仡，勇壯也。周書曰：仡仡勇夫。

【部婁】（脫文）附婁小土山也，春秋傳曰。附婁無松柏，部與附聲相近。

【未登善】句

【見歲若月】（音情歲易過如月也。）

【欒氏高氏】欒施字子旗，高疆字子真。

【田氏鮑氏】田無字縱桓子，鮑國陸文子。

【虎門】杜預注左傳公門。

【廉者】今本作禁者非。

【怨利生孽】（左傳）怨作積。杜預注：積，蓄也；孽，妖害也；蘊與怨聲相近，然據此文，九有血氣者，皆有爭心，則當寫作怨利，直是怨積之怨，左氏取此書改其文，顯然可見。

【劇】左傳作莒，與劇不同。（括地志）故劇城在曹州甯光縣南三十一里，故紀國密州莒，故莒子國。

【慶氏亡】同上第二章末云，及慶氏亡，諱愾未了，經接此章後人割裂之。

【邶殿】杜預春秋釋例缺。

【夫生厚】左傳作夫民生厚是。

【慢】左傳作慢。

【所謂福也】沈啓南本有注云或作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夫離治求富禍也。慶氏知而不行，是以失之，我非惡富也。諺曰，前車覆，後車戒，吾恐夫富不敢受之也。」

【平陰】平陰，杜預注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

【稟邑】地理志有稟縣，屬山陽郡，疑稟當爲稟，郡國志高平侯國，故稟，章帝更名。

【翫】(祝文)翫，習厭也。

【飭】與飾通。

【度】讀如劇。

【宗君】宗尊也。左傳伯宗。史記作伯尊。

【商漁鹽】商同商，(說文)行賈也。

【若是其貧也】藝文類聚作如此貧乎。

【致千金與市租】

魏施作令吏致千家之縣，一于晏子。

【十總】

總，即稷假音字。(說文)布之八十縷爲稷。(玉篇)于公，說亦作升。

【五百】

太平御覽作三百。

【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說苑臣道篇用此文。

【五卯莒菜】

(周禮)醴人辨五，鄭氏注卯水草，杜子春讀非爲卯，元謂非兔葵也。若卯莒首字。(周禮)錯道。鄭衆注滔水中魚衣。鄭氏注：錯箭萌。(說文)滔，水衣，篋竹萌也。

【臺】

(齊語)以衛爲主，反其饑地，臺原姑與漆里。韋昭注：衛之四邑臺，或卽貽。哀六年，公子陽生入齊，使胡姬以安孺子居賴，又還之于貽。杜預注：齊邑，安在今青州臨朐縣界。

【無鹽】

(郡國志)無鹽屬東平國本宿國，任姓。

【營丘】

今青州臨淄是也。

【趣齊搏以求升土】

趣當爲趨，言皆至齊爭地也。

【惡有不肖父爲不肖子爲封邑】

肖恐于不肖，仍致割諱。

【欲更】

藝文類聚作欲使更。

【晏子之宅】

韓非子作請徙于宅，豫章之圃也。

【容焉】

藝文類聚作居此宅焉，疑後人依左傳改亂之。

【嗣之】

藝文類聚作代。

【愀然改容】

韓非作造然變色，楸造聲相近。

【詩曰】

小雅巧言之詩。

【其是之謂乎】

韓非外難篇用此文。

【迺許之】

沈啓南本下有注云：或作晏子使魯，比其反，景公爲毀其鄰，以益其宅，晏子反，聞之，特于郊，使人復于公曰：「臣之貧，頑而好大室也，乃通于君，故君大其居。臣之罪大矣。」公曰：「夫子之鄰，

惡而居小，故爲夫子爲之，欲夫子居之，以懷寡人也。」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毋卜其居而卜其鄰舍。』今得適于君者，懷其居則毋卜，已汲氏之先人，卜與臣鄰吉，臣可以廢汲氏之卜乎？夫大居而逆鄰歸之心，臣不願也，

精辭。」按今本皆與左傳文同，刪去此文，疑後人妄以左傳改此書也。毋卜其居，而卜其鄰舍，居與舍爲韻，舍從余得聲。猶是三代之文勝于左氏，疑左氏取此鍛鍊之。

【朝夕見】

藝文類聚見作相見。

【隱而顯近而結】

隱居而顯其名，親近而結于君。

【待承命】藝文類聚
作待命。

【倍】倍與實聲相近，
或與皆通。

【輅車】(說文)輅車輪前橫木也。
此當爲路車借字，言大車。

【遂讓不受】說苑臣道篇
用此文。

【脫粟之食】初學部後漢書法，食作飯。
說文粟嘉穀實也。蓋米
之有稭者，爲粟；脫粟莩粟，言出于稭而未舂也。

【炙三弋】(詩傳)弋射說文作雉繳射，
飛鳥也，言炙食三禽。

【耳矣】前文作而已，
與此音相近。

【故難及也】說苑建本篇
用此文。

【恤】(附雅釋詁)
憂也。

【賞之以三歸】(韓非外儲說)管仲相齊曰：「臣賞矣，然而臣魯。」
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論語八
佞篇：子曰：「管氏有三歸。」包咸注：三歸，妻也。三姓女婦人謂嫁日歸。或據說苑云，三歸

之禮，以爲盛名非也。(說文)蓋言築室以居三歸耳，此
云賞之以三歸。韓非云：使子有三歸之家，則非盛明矣。

楹語也

太平御覽作
舊語日也

竊

簡服在竊爲觀
，在字急讀。

晏子春秋 卷六

晏子春秋 卷六

三四

晏子春秋卷之六終

晏子春秋卷七

外篇第七

晏公飲酒數日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左右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據對曰：「仁人之耳目，亦猶人也，夫奚爲獨不樂此也？」公曰：「趣駕迎晏子。」晏子朝以至，受觴再拜，公曰：「寡人甚樂此樂，欲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子之不欲也。今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維無禮，故父子同麋；人之所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詩曰：『一人而無禮，胡不遘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

寡人不敏無良，左右淫盪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者至；君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公曰：「善！」請易衣革冠，更受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酒改席，召衣冠以迎晏子。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焉。噉嘗酒膳，再拜告饜而出。公下拜，送之門，反命撤酒去樂曰：「吾以彰晏子之教也。」

景公置酒於泰山之陽，酒酣，公四望其地，喟然歎泣數行而下曰：「寡人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左右佐哀而泣者三人曰：「吾細人也，猶將難死，而况公乎？樂是國也而死，其孰可爲乎？」晏子獨搏其髀，仰天而大笑曰：「樂哉！今日之飲也。」公怫然怒曰：「寡人有哀，子獨大笑，何也？」晏子對曰：「今日見怯君一，諛臣三人，是以大笑。」公曰：「何謂諛怯也？」晏子曰：「夫古之有死也，令後世賢者得之以息，不肖者得之以伏。若使古之王者，毋知有死，自

昔先君太公，至今尙在，而君亦安得此國而哀之？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分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曷爲可悲？至老尙哀死者，怯也；左右助哀者，諛也；怯諛聚居，是故笑之。」公慚而更辭曰：「我非爲去國而死哀也。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尙吾國，我是以悲也。」晏子曰：「君之行義回邪，無德於國，穿池沼則欲其深以廣也，爲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歛如擄奪，誅僇如仇讎，自是觀之，芾又將出天之變。彗星之出，庸可悲乎？」於是公懼迺歸，寘池沼，廢臺榭，薄賦歛，緩刑罰，三十七日而彗星亡。

景公夢見彗星，明日召晏子而問焉。寡人聞之，有彗星者，必有亡國。夜者寡人夢見彗星，吾欲召占夢者使占之。晏子對曰：「君居處無節，衣服無度，不聽正諫，興事無已，賦歛無厭，使民如將不勝，萬民懟怨，芾星又將見夢，奚獨彗星乎？」

景公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景公至自畋，晏子侍於罍臺，梁邱據造焉。公曰：「維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醜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禮，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

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公曰：「善！」

齊有彗星，景公使祝禳之，晏子諫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詔，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汜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汜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景公疥遂疔，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邱據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衛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闔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對曰：「日宋之盟，

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言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王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成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

之數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令僭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視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公疾愈。

景公賞賜及後宮，文綉被臺榭，菽粟食鳧雁，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爲而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甚矣！」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雁，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德？願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

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弊帛腐於囹府，惠不徧加於百姓，公心不周乎萬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殫何足恤哉？

景公登簞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櫺者，公令更拘之，顧謂晏子趣誅之。晏子默然不對，公曰：「雍門之櫺，寡人所甚愛也，此見斷之，故使夫子誅之，默然而不應，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人君出則關道十里，非畏也，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纒紘琄耳，惡多所聞也；大帶重半鈞，烏履倍重，不欲輕也；刑死之罪，日中之朝，君過之則赦之，嬰未嘗聞爲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公曰：「赦之，無使夫子復言。」

景公坐於路寢，曰：「美哉其室！將誰有此乎？」晏子對曰：「其田民乎？田

無字爲塚矣。」公曰：「然則奈何？」晏子對曰：「爲善者君上之所勸也，豈可禁哉！於田氏國門擊析之家，父以託其子，兄以託其弟，於今三世矣。山木如市，不加於山；魚鹽蚌蜃，不加於海；民財爲之歸。今歲凶饑，蒿種芣斂不半，道路有死人，齊舊四量而豆，豆四而區，區四而釜，釜十而鍾。田氏四量各加一焉。以家量貸，以公量收，則所以糴百姓之死命者，澤矣！今公家驕汰，而田氏慈惠國澤，是將焉歸？田氏雖無德而施於民，公厚斂而田氏厚施焉。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田氏之施，民歌舞之也。國之歸焉，不亦宜乎！」

景公宿於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於晏子，曰：「寡人夜者聞西方有男子哭者，聲甚哀，氣甚悲，是奚爲者也？寡人哀之！」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括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爲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

「公曰：『子爲寡人弔之。』」因問其偏袒何所在？晏子奉命往弔，而問偏之所在。盆成括再拜稽首而不起，曰：「偏袒寄於路寢，得爲地下之臣，擁札摻筆，給事宮殿中，右陛之下，願以某日送，未得君之意也。窮困無以圖之，布，唇枯舌焦，心熱中，今君不辱而臨之，願君圖之。」晏子曰：「然此人之甚重者也，而恐君不許也。」盆成括蹶然曰：「凡在君耳，且臣聞之：越王好勇，其民輕死；楚靈王好細腰，其朝多餓死人；子胥忠其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爲子。今爲人之臣，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足以爲臣乎？若此而得祔，是生臣而安死母也。若此而不得，則臣請挽尸車而寄之於國門外，宇溜之下，身不敢飲食，擁轅執輅，木乾鳥栖，袒肉暴骸，以望君愍之。賤臣雖愚，竊意明君哀而不忍也。」晏子入，復乎公，公忿然作色而怒曰：「子何必患若言而教寡人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忠不避危，愛無惡言，且嬰固以難之矣。今君營處爲游觀，旣奪人有，又禁其葬，非仁

也，肆心傲聽，不恤民憂，非義也；若何勿聽。」因道益成适之辭，公喟然太息曰：「悲乎哉！子勿復言。」迺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者以百數，爲開凶門，以迎益成适。适脫衰絰，冠條纓墨緣以見乎公。公曰：「吾聞之，五子不滿隅，一子可滿朝。非迺子耶？」益成适於是臨事不敢哭，奉事以禮畢，出門然後舉聲焉。

景公築長康之臺，晏子侍坐，觴三行，晏子起舞曰：「歲已暮矣，而禾不穫，忽忽矣；若之何？歲已寒矣，而役不罷，慄慄矣；若之何？」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慚焉，爲之罷長康之役。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吏殺之。晏子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可。」於是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是罪三也。」數燭鄒罪已畢，請殺之。公曰：「勿殺！寡人聞命矣。」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佞人讒夫之在君側者，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此國之長患也。」公曰：「讒佞之人，則誠不善矣。雖然，則奚曾爲國常患乎？」晏子曰：「君以爲耳目而好繆事，則是君之耳目繆也。夫上亂君之耳目，下使羣臣皆失其職，豈不誠足患哉？」公曰：「如是不乎？寡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公忿然作色不說，曰：「夫子何小寡人甚也？」對曰：「臣何敢稿也？夫能自周於君者，才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誠於中者，必謹小誠於外，以成其大不誠，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公怨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則出行威以取富，夫何密近不爲大利變而務與君至義者也？此難得其知也。」公曰：「然則先聖奈何？」對曰：「先聖之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留，羣臣皆得畢其誠，讒諛安得容其私？」公曰：「然則夫子助寡人止之，寡人亦事勿用。」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若社之有鼠也，諺言有之曰：『

社鼠不可熏去，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是難去焉。」

景公與晏子立曲潢之上，望見齊國，問晏子曰：「後世孰將踐有齊國乎者？」晏子對曰：「非賤臣之所敢議也。」公曰：「胡必然也？得者無失，則虞夏常存矣。」晏子對曰：「臣聞見不足以知之者，智也；先言而後當者，惠也；夫智與惠，君子之事，臣奚足以知之乎？雖然，臣請陳其爲政：君強臣弱，政之本也；君唱臣和，教之隆也；刑罰在君，民之紀也；今夫田無宇二世有功於國，而利取分寡，公室兼之，國權專之，君臣易施，能無衰乎？嬰聞之，臣富主亡，由是觀之，其無宇之後，無幾齊國田氏之國也。嬰老不能待公之事，公若卽世政，不在公室。」公曰：「然則奈何？」晏子對曰：「維禮可以己之，其出禮也，家施不及國，民不懈，貨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今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立，君令臣忠，父慈子孝，」

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德，禮之經也。君令而不違，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貞，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質也。」公曰：「善哉！寡人迺今知禮之尚也。」晏子曰：「夫禮先王之所以臨天下也，以爲其民，是故尚之。」

晏子聘於吳，吳王問君子之行何如？晏子對曰：「君順懷之，政治歸之，不懷暴君之祿，不居亂國之位，君子見兆則退，不與亂國俱滅，不與暴君偕亡。」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無爲罪。」晏子蹴然辟位，吳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侵，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遽而對曰：「臣聞之，微事不通，粗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任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嗟乎！今日吾譏晏子，訾猶保，而

高擲者也。」

司馬子期間晏子曰：「士亦有不干君，不恤民，徒居無爲而取名者乎？」
晏子對曰：「嬰聞之，能足以贍上，益民而不爲者，謂之不仁；不仁而取名者，嬰未得聞之也。」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之心一邪？夫子之心三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且嬰之於靈公也，盡復而不能立之政，所謂僅全其四支，以從其君者也。及莊公、陳武夫，尚勇力，欲辟勝于邪，而嬰不能禁，故退而楚處。嬰聞之言不用者，不受其祿，不治其事者，不與其難，吾於莊公行之矣。今之君輕國而重樂，薄於民而厚於養，籍歛過量，使令過任，而嬰不能禁，庸知其能全身以事君乎？」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益民，當此之時，民無飢，君反以罪臣。今臣後之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重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宗，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迺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僻，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能動地。」公召晏子而告之，曰：「寡人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

子曰：「吾言之，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焉，忠於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卜走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陳子陽聞之曰：「晏子默而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也；往見太卜者，恐君之惶也；晏子仁人也，可謂忠上而惠下也。」

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而進之，不問君所欲，見不賢則廢之，不辟君所愛，行己而無私，直言而無諱。有納書者曰：「廢置不周於君前，謂之專，出言不諱於君前，謂之易，專易之行存，則君臣之道廢矣。吾不知晏子之爲忠臣也。」公以爲然。晏子入朝，公色不說，故晏子歸備載，使人辭曰：「嬰故老悖無能，毋敢服壯者事，辭而不爲，臣退而窮處。」東畔海濱，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荆棘，七年燕魯分爭，百姓昏亂而家無積，公自治國，權輕諸侯，身弱高國，公恐，復召晏子，晏子至，公一歸七年之祿，而家無藏。晏子立，諸侯忌其威，高國服其政，燕

魯貢職，小國時朝，晏子沒而後衰。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辭焉。僕者諫曰：『高糾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敢請其罪！』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維聖人而已。如嬰者，仄陋之人也。若夫左嬰右嬰之人，不舉四維，將不正。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也，吾是以辭之。』

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子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著之於帛，申之以策，通之諸侯，以爲其子孫賞邑。寡人不足以辱而先君，今爲夫子賞邑，通之子孫。』晏子辭曰：『昔聖王論功而賞賢，賢者得之，不肖者失之，御德修禮，無有荒怠。今事君而免於罪者，其子孫奚宜與焉。若爲齊國大夫者，必有賞邑，則齊君何以其社稷與諸侯幣帛，嬰請辭！』遂不受。

景公賜晏子狐之白裘，元豹之氈，其資千金，使梁丘據致之。晏子辭而不

受三反，公曰：「寡人有此二，將欲服之，今夫子不受，寡人不敢服，與其閉藏之，豈如弊之身乎？」晏子曰：「君就賜，使嬰修百官之政，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於下，不可以爲教。」固辭而不受。

晏子相景公，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其貧也，是奚衣之惡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蓋顧人而後衣食者，不以貪味爲非，蓋顧人而後行者，不以邪僻爲累，嬰不肖，嬰之族，又不如嬰也，待嬰以祀其先人者，五百家，嬰又得布衣鹿裘而朝，於嬰不有飾乎？」再拜而辭。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譏於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仁以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閒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爲此仕者。」

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音義】

【釋衣冠】

韓詩外傳釋作解，太平御覽作去冠被髮。

【左右】

新序作侍者。

【仁人亦樂是夫】

太平御覽作仁者亦樂此。

【趣】

新序作述。

【朝服】

韓詩外傳作朝服而至，今本脫服字非。

【請去禮】

韓詩外傳無此句，文理不貫。

【畏禮也】

今本作畏禮義也，據韓詩外傳新序無義字。

【久回】

那恭函同爲韻。

【淫盞】

韓詩外傳新序盞作盞。

【嘽】說文：口有所銜也。

【吾以彰晏子之教也】韓詩外傳：吾用此文。

【景公置酒于泰山之上】沈啓南本有此章，俗本皆刪去。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皆有之。太平御覽上作陽。

【歎】今本作嘆，俗據藝文類聚改。

【股其髀】(說文)髀，股也。

【怫】(說文)怫，鬱也。(玉篇)意不舒也。今本作治，非——也，扶勿切。

【怯】(說文)怯，多畏也。(杜林說)怯从心。(玉篇)怯懼也，畏也，去劫切。

【寘】(說文)寘，塞也。

【景公飲酒樂】俗本以此章移景公亦遂店之後非。

【爽鳩氏】杜預注：爽鳩氏少皞氏之司寇也。

【季荝】杜預注：季荝，侯，伐爽鳩氏者。

晏子春秋 卷七

三二

【逢伯陵】

杜預注：逢伯陵姜姓。

【蒲姑氏】

杜預注：蒲姑氏殷周之聞代逢公者。

【古者】

一本作君非。

【畋】

左傳作田。

【梁丘據】

左傳作于猶，稱其字。

【焯】

（說文）焯，炊也。

【詩曰】

商頌烈祖之詩。

【且平】

詩左傳作既平。

【奏饗】

詩作饗，假傳饗，總假大也。左傳作饗，禮記中庸篇作奏假。鄭氏注：言奏大樂于宗廟之中，此作奏饗，未詳也。

【周流】

左傳作周流，杜預注：周，密也。陸德明音義傳，本皆作流。然此五句，皆相對不應，獨作周流，古本有作疏者。案注訓周爲密，則與疏相對，宜爲疏耳。

【故詩曰】

幽風狼跋之詩。

【專一】左傳作壹。

【詔】杜預注：左傳疑也。

【詩云】大雅文王之詩。

【詩曰】杜預注：左傳逸詩也。

【涿】一本作流，按卽流隸字。

【景公疥遂店】事左昭十二年。

【陳言】一本同，左傳作信。

【諸侯主】今本皆作諸主，據左傳增。

【掠】說文新附有此字。云唐韻或作機，按漢書武紀作略。

【淫縱】左傳作從。

【成媚】一本同，左傳成作求。

【澤之萑蒲】

（說文）樂苑也，引春
秋傳曰：澤之目節。

【布常無藝】

（爾雅釋詁）法，常也。常亦爲法，藝當爲執，
卽臬假音字，臬爲射進的，言布法無準也。

【公疾愈】

左傳無此句，俗本移此在景公飲
酒樂章之前，今據沈啓南本。

【菽】

當爲
水。

【鴈】

（說文）鴈，鷓也。鷓卽今鶩，故爾雅釋鳥云：舒鴈鷓舒之音大也。鷓與鷓同，類而大，鷓鷓聲相近。本草經
有鴈肪，亦謂鷓也。名鷓疑是鴻鴈，乃別出鷓肪按此與鷓並音，必非鴻雁明白。（說文）自有鴻雁字从佳。

【偏有所聚】

今本偏作衡，
據說苑改。

【囷府】

（詩傳）囷者爲囷。倉
頤篇府文書財帛藏也。

【由偏之也】

今本作邇。
據說苑改。

【一寔何足恤哉】

說苑至公篇
用此文。

【箚室】

說文無此字。（玉篇）箚，箚車上覆也，士見
切。箚卽箚字異文，說文類聚作箚室是。

【櫛】

（說文）櫛，長木爲孫櫛，音
山巧切。（玉篇）息六切。

【關】一本作
避。

【旒】(說文)盛垂玉也，
景飾旒聲同耳。

【纒絃琉耳】(說文)纒，繫也，絃，冠卷也，琉，即充俗字，(玉
篇)琉耳也，齒融切，藝文類聚作玕纒，璫也。

【泰帶】一本作
大帶。

【景公坐于路寢】(俗本刪
此章。

【埠】(玉篇)水隄
也，胡肝切。

【芼】(詩文)
草覆蔓。

【糶】(說文)
市穀也。

【詩曰】小雅車
之詩。

【盈成括】孔叢作盈成匡，形
相近，未知孰誤。

【順弟】孔叢作
弟弟。

【又嘗爲孔子門人】孔叢作其父禽，爲孔子門人。

【耐柩未葬】言未耐葬于其父。

【偏柩】左傳昭二十五年：「偏柩所以藉梓者。」（說文）：「柩，部方本也。引春秋傳曰：「偏部屬幹此屬幹此作，聲相近。」

【擁札摻筆】（說文）：「札，牒也，摻即搯字異文。」

【蹙然】（說苑）：「蹙，蹙也，跳躍也。」

【腰】當爲要，俗加肉。

【輓】（說文）：「輓，引車也。」

【字溜】（說文）：「溜，屋水流也，溜通。」

【鳥栖】（說文）：「西鳥在巢上，西或从木妻，此作栖，後人俗字。」

【條纓】條當爲條。（說文）：「條，絲也，（玉篇）：「纓，飾也。」

【滿朝】（說文）：「朝，朝也。」

【椽椽】〔爾雅釋訓〕
椽也。

【景公好弋】〔韓詩外傳〕齊景公
出獵昭華之池。

【燭鄒】〔說文〕作燭難，韓詩外傳作頊斷聚，藝文類聚作頊漆聚，此脫頊字。
一本作祝鄒，呂氏春秋尊師篇，頊漆聚之大盜，管學于孔子。

【公怒詔吏殺之】〔藝文類聚〕作公
召欲殺之。

【其罪而】〔太平御覽〕
而乃作。

【汝】〔藝文類聚〕
作裕。

【是罪一也】〔藝文類聚〕作一罪也
，下作二罪三罪。

【公曰勿殺】〔太平御覽〕作公曰
勿殺而謝之。

【寡人聞命矣】〔韓詩外傳〕說苑正
諫篇用此文。

【槁也】〔槁〕所未
詳。

【周】〔杜預注〕左
傳密也。

【而務于君至義者也】

言取富于外閉而不營利于密近僞以義結于君。

【助】

一本作劫。

【讒夫令人之在君側者】

文選注作讒佞之人，隱在君側。

【熏去】

文選注引有云去此乃治矣。法下今本疑脫四字。

【見不足以知之者】

言見所不足而能知之。

【惠也】

惠與懸通。

【希】

說文作稀，此省文。

【僂】

常爲僂，說文玉篇無僂字。（類篇）僂，瞽官切，僂也又憂憂切，惰也。

【遵】

當爲遵循，即遵巡。

【粗】

一本作麤。

【譬猶保而高樞者也】

一本作楨樞。——經史而譬高樞者。——所引。

【司馬子期】姓司馬字子期。

【埜】(說文)埜，古文野字。齊文。

【上計】漢書武紀受計于甘泉，顏師古注：受郡國所上計簿也，若今之諸州計帳也。

【饑】一本作饑，下同。

【并重】說苑作并會是。

【權宗】說苑作權家。

【寡人無復與焉】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動地】高誘注：淮南子助震也。

【昔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間】淮南作旬星在房心之間。高誘注：旬星，客星也。房，房心，則地動也。駟字此作四通。

【惶】淮南作敷。(說文)惶，恐也。

【陳子陽】淮南作田子陽。高誘注：田子陽齊臣也。

【可謂忠上而惠下者也】淮南道應訓用此文。

【易】此優字假音。

【備載】同備載音，物都也。

【高糾】今本作紕，即糾字壞也。說苑作練音之轉。

【仄陋】俗本作反陋。

【不舉四維將不正】說苑作有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本四作曰非。（說文）維，車蓋維也。

【狐之白裘】墨子親士篇：千鈺之裘，非一狐之白也。

【苳】未詳。苳爲染草，疑毛之有紫色者。

【反】一本作返。

【君子也】句上脫晏子二字。孔叢語墨驚：孔子曰：「魯公好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此作莊公壯，與孔叢云怯者不合，莊公好勇疑作怯之誤。

【晏子果君子也】已上二章，黃之案本凌澄初本皆刪去。今據沈啓南本補入，餘篇次第亦多錯亂，皆訂正。

晏子春秋卷之七終

晏子春秋卷八

外篇第八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悅之，欲封之以爾稽，以告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彼浩裾自順，不可以教下；好樂緩於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建事，不可守職；厚蕩葬民，貧國久喪，道哀費日，不可使子民行之難者在內，而傳者無其外，故異於服勉於容，不可以道衆而馴百姓。自大賢之滅，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聲樂繁充而世德滋衰，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衆博學，不可以儀世，勞思不可以補民，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爲聲樂以淫愚其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導民，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非

所以導衆存民也。」公曰：「善！」於是厚其禮而留其封，敬見不問其道，仲尼迺行。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梁邱據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疾。」公曰：「豈不可哉！而色說之。」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禮，制規矩之節，行表綴之數以教民，以爲煩人留日，故制禮不羨於便事，非不知能揚干戚，鐘鼓竽瑟以勸衆也，以爲費財留工，故制樂不羨於和民，非不知能累世殫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故不以導民，今品人飾禮煩事，羨樂淫民，崇死以害生，三者聖王之所禁也。賢人不用德毀俗流，故三邪得行於世，是非賢不肖雜，上妄說邪，故好惡不足以導衆，此三者路世之政，道事之教也。公曷爲不察聲受而色說之？」

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仲尼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仲尼出，景公以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嬰爲三心，三君爲一心，故三君皆欲其國之安，是以嬰得順也。嬰聞之是而非之，非而是之，猶非也。孔丘必據處此一心矣。」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誹謗爲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慚於影，獨寢不慚於魂，孔子拔樹削迹，不自以爲辱；窮陳蔡，不自以爲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儒而貴，今

吾望儒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爾，不可止於遠也；行存於身，不可掩於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師。今丘失言於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仲尼見之。

景公出田寒，故以爲渾，猶顧而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焉乎？」晏子對曰：「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公曰：「孔子之不逮舜爲間矣，曷爲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晏子對曰：「是迺孔子之所不以不逮舜。孔子行一節者也，處民之中其過之識，况乎處君之中乎？舜者處民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上與聖人，則固聖人之林也。此迺孔子之所以不逮舜也。」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

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設以相齊，孔子強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齊君，勿納也。夫絕於魯，無主於齊，孔子困矣。」居期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於陳蔡之間。

景公問晏子曰：「有臣而強足恃乎？」晏子對曰：「不足恃。」有兄弟而強足恃乎？晏子對曰：「不足恃。」公忿然作色曰：「吾今有恃乎？」晏子對曰：「有臣而強無甚如湯，有兄弟而強無甚如桀。湯有殺其君，桀有亡其兄，豈以人爲足恃哉，可以無亡也？」

景公游於牛山，少樂，公曰：「請晏子一願。」晏子對曰：「不嬰何願？」公曰：「晏子一願。」對曰：「臣願有君而見畏，有妻而見歸，有子而可遺。」公曰：「善乎晏子之願，載一願。」晏子對曰：「臣願有君而明，有妻而材，家不貧，有良鄰，有君而明日，順嬰之行，有妻而材，則使嬰不忘，家不貧，則不慍，朋友所識，

有良鄰則日見君，子嬰之願也。」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晏子對曰：「臣願有君而可輔，有妻而可去，有子而可怒。」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

景公爲大鐘，將懸之，晏子仲尼、柏常騫三人朝，俱曰：「鐘將毀衝之。」果毀，公召三子者而問之。晏子對曰：「鐘大不祀先君，而以燕非禮，是以曰鐘將毀。」仲尼曰：「鐘大而懸下，衝之，其氣下回而上薄，是以曰鐘將毀。」柏常騫曰：「今庚申，雷日也，音莫勝於雷，是以曰鐘將毀也。」

田無宇見晏子，獨立於閨內，有婦人出於室者，髮斑白，衣緇布之衣，而無裏裘。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爲何者也？」晏子曰：「嬰之家也。」無宇曰：「位爲中卿，田七十萬，何以老爲妻？」對曰：「嬰聞之，去老者謂之亂，納少者謂之淫。且夫見色而忘義，處富貴而失倫，謂之逆道。嬰可以有淫亂之行，不顧於倫，逆古之道乎？」

有工女託於晏子之家焉者，曰：「婢妾東郭之野人也，願得入身比數于下陳焉。」晏子曰：「乃今日而後自知吾不肖也。古之爲政者，士農工商異居，男女有別而不通，故士無邪行，女無淫事，今僕託國主民，而女欲奔僕，僕必色見而行無廉也。」遂不見。

景公蓋姦有羽人，視景公僭者。公謂左右曰：「問之何視寡人之僭也？」羽人對曰：「言亦死，而不言亦死，竊姦公也。」公曰：「合色寡人也，殺之。」晏子不時而入見，曰：「蓋聞君有所怒羽人，公曰：『然，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對曰：「嬰聞拒欲不道，惡愛不祥，雖使色君，於法不宜殺也。」公曰：「惡然乎？若使沐浴，寡人將使抱背。」

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昔者秦繆公乘龍舟而理天下，以黃布裹棗，烝至東海而捐其布，破黃

布，故水赤。烝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詳問子何爲？」對曰：「嬰聞之：詳問者，亦詳對之也。」

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大乎？」晏子對曰：「有，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偃天間，躡啄北海，頸尾咳於天地乎？然而溇溇不知六翮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極細乎？」晏子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蠹睫，再乳再飛，而蠹不爲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

莊公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也，皆操長兵而立於闔，公召睢休相而問曰：「寡人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皆操長兵而立於衢闔，奈何？」休相對曰：「誠無亂而國以爲有，則仁人不存，請令于國言晏子之在也。」公曰：「諾！」以令於國，孰謂國有亂者，晏子在焉。然後皆散兵而歸。君子曰：「夫行不可不務也，晏子存而民心安，北非一日之所爲也。所以見於前，信於後者，是以

晏子立人臣之位而安萬民之心。

景公游於菑，聞晏子死，公乘侈輿，服繁組，驅之而因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趨，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有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于齊，不加於寡人，而加於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夫！」

晏子死，景公操玉加於晏子而哭之，涕沾襟，章子諫曰：「非禮也。」公曰：「安用禮乎？昔者吾與夫子游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今其孰能然乎？吾失夫子則亡，何禮之有？」免而哭，哀盡而去。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晏子沒後，不復聞不善之事。」絃章對曰：「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則黃，食蒼則蒼是也。」公曰：

『善吾不食詔人以言也。』以魚五十乘賜莒章，章歸魚車，塞塗，撫其御之子曰：『昔者晏子辭黨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之。今諸臣諛以干利，吾若受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詔諛之欲。』固辭魚不受，君子曰：『莒章之廉，晏子之遺行也。』

【音義】

【爾稽】

墨子作尼谿，凡爾稽聲皆相近。

【浩裙】

墨子作浩居，史記作倨傲。

【緩於民】

今本緩作緩非，鹽鐵論作繫于樂而舒于民，因舒和爲緩字，墨子作而淫人。

【建事】

墨子作急事，是言恃命，而急于事也。建或速譌，速亦爲急，假音與？

【久喪道哀】

引墨子作宗喪備哀，孔叢引墨子作崇喪途哀。

【子民】

墨子作慈民，子當讀爲慈。

【異于服勉于容】

墨子作曠服勉容。

【道】

墨子作導。

【盛聲樂以侈世】

墨子作盛容侈飾以盛世。

【繁登降之禮】

墨子下有以示儀三字。

【觀衆】

墨子作勸衆。

【博學不可以儀世】

墨子作博學不可使識世。

【兼壽不能殫其教】

墨子作兼壽不能盡其學。

【究】

墨子作行。

【營世君】

(說文)營惑也，高誘注：淮南營惑也，二通。

【以淫愚其民】

墨子作以淫遇民。

【其道也不可以示世】

今本脫其道字世字，據墨子增。

【導民】

墨子作導衆，孔叢作家非。

【移】墨子作利。

【導衆存民】墨子作導國先衆。

【留其封】今本脫封字，據墨子增。

【仲尼迺行】墨子非儒篇此作孔子乃齋怒于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子田常之門，皆南郭惠子，以所欲爲歸于景公。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墨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墨聞所謂賢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舍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丘之荆，知白公之謀，而率之以石乞君，身機誠而白公慶。墨聞賢人得上不虛，德下不危，言聽于君必利人，敏行不必于上，是以言明而易之也，行易而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而孔丘深慮同謀，以率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弊于亂上，殺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遇之爲亂，非仁義之本也。逃人而後謀，遮人而後言，行義不可明于民，謀慮不可通于君臣，墨不知孔丘之有異于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呼！視寡人者衆矣，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丘之于白公也。」亦晏子春秋本文，後人刪去者，疑在此章之前，據墨子知之。

【鞠語】姓鞠名語，疑卽舉魚，舉魚聲相近。

【埋】當爲菹，俗从以。

【不羨於便事】言便事而已，不求餘也。

【路世之政道事之教】

言市名于道路，一本道作單非。

【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

孔業引墨子作先生，索不見晏子乎？

【影】

俗爲景。

【望儒】

今本儒作傳，據孔叢改。

【爾】

通同。

【然尼見之】

孔叢語，用此文。

【渾】

此渾字，假音。

【其過之識】

言其識過人。

【之林】

一本作材。

【設以相齊】

孔叢殷作欲。

【有齊】

孔叢作適齊，疑有當爲適。

晏子春秋

卷八

【故困於陳蔡之間】孔叢語屬用此文。

【可以無亡也】強湯兄亡爲訓，此章及下六章俗本刪去。

【對曰不】不讀如否。

【可遺】畏歸遺爲韻。

【可怒】輔去怒爲韻。

【三人朝俱曰】初學記作三人俱來朝皆曰。

【衝之】衝，讀如撞，初學記作撞。

【其氣下回而上薄】初學記作氣不即上薄非。

【婢妾】太平御覽作婢字。

【東郭】今本作在廓。據太平御覽引作東郭廓俗字。

【無廉】太平御覽作無情。

【羽人】(周禮)羽人下士二人，屬地官司徒。

【乘龍舟】藝文類聚作乘龍。文選注作乘舟。今訂定作乘龍舟。

【捐】藝文類聚作投。

【破黃布】今本破作彼。據文選注藝文類聚訂正。

【詳問】文選注作伴問，通俗文陽作詳，虛辭也。

【亦詳對之也】已上七章，據沈啓南本吳儻保本增入。

【咳】與闕通。

【膠膠】說文滄深。一據繫也，隨若牢。

【細】藝文類聚作小。

【蟲】今本作蝨。據文選注藝文類聚改。

【長蠹】文選注作蚊俗字。

【蟲不爲驚】

藝文類聚作飛乳去來，而蚊不覺。

【命曰焦冥】

（列子湯問篇）江浦之隅，生糜蟲，其名曰焦冥。羣飛而集于蚊隧，弗相傷也，棲宿去來，蚊弗覺也。

【睢休相】

姓睢名休相。

【標】

當爲標。

【游於菑】

太平御覽作臨菑，說苑作菑。（邪國志）平昌有菑菴，韓非作遊少菴。

【死】

太平御覽作卒。

【公乘侈與服繁駟驅之】

說苑作乘與乘服驪而驅之，文選注作公擊驪而馳。按驪非作驪爲煩且之乘則繁，駟馬名，煩繁且駟，聲相近。說文駟壯馬也。一曰馬驪也。文選注：

作繁驪，形相近，字之誤耳。

【而因爲遲】

說苑文選法太平御覽俱作自以爲遲。

【遯】

文選注作馱，太平御覽作速。

【行哭而往】

說苑下有至字，太平御覽往作至。

【伏尸】說苑作屍。

【百姓將誰告夫】文選注作百姓誰復告我惡？邪韓非外儲說苑君道篇用此文。

【加於晏子】太平御覽下有屍上二字，今本疑脫。

【涕沾襟】太平御覽作涕。（爾雅釋器）衣容謂之襟。

【公邑】即公阜也。呂字相似。

【哀盡】太平御覽作燕哀。

【質】射質也。

【公日章】今本注云下缺，據太平御覽增。

【食黃則黃食蒼則蒼】藝文類聚作食黃即身黃，食蒼即身蒼。

【晏子之遺行也】說苑君道篇用此文。

望 承 賀

晏子春秋 卷八

晏子春秋卷之八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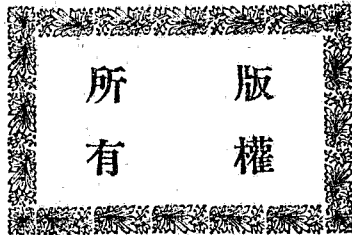
一八

民國十五年三月初版
民國十五年四月發行

新式
標點

晏子春秋全一册

△定價大洋七角▽



標點者 永昌陳益

出版者 掃葉山房

印刷者 掃葉山房

發行者 掃葉山房
上海棋盤街

代售者 各省各埠大書局

